籌辦夷務始末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四十二

同治五年丙寅五月己未廣州將軍兼署兩廣總督瑞麟署廣東巡撫郭嵩燾奏同治元年八月間承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咨行酌派旗綠各營官兵會同英國官兵練習以成勁旅等因經前督臣勞崇光照會英國香港官派有英國兵總一名帶同教練官三名兵四十二名來省教練即在滿漢八旗及督撫提三標暨廣州協標先後選撥兵丁委令副將齡山為統領協領全濟為總統管帶會同操練由前督撫臣等節次奏報在案茲據英國領事羅伯遜申陳接到香港官來文請將前派來粵教練各弁兵撤回

香港。於同治五年二月十八日起程等情。臣等查英國派
來教練各弁兵。既據申陳撤回。自應准如所請。以順遠人
之情。此項外國弁兵。每月薪糧需銀四百餘兩。即於二月
十八日截數停支。惟查從前撥出旗綠各營弁兵。除練習
精熟先撤歸伍者。應由各營隨時操演外。所有現存教習
成隊之弁兵八百九十五員名。若遽概行裁撤。未免廢棄
前功。據英國領事羅伯遜商酌。請將旗營弁兵三百六十
四員名。仍由領事照舊按期教演。每月薪糧照案發給。其
綠營官兵五百三十一員名。即飭統領齡山管帶。按月分
期操練。所需薪糧。前係每月支銀一千餘兩。茲擬酌減每

月支發銀四百八十三兩以省經費

御批該衙門知道

壬戌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臣衙門於本年二月十五日接據俄國使臣照會稱俄人因賣買事前赴黑龍江內地該處官員攔阻請行文該處大員會議章程等情當經臣等照覆辦駁旋據該使照會大致仍欲往黑龍江內地通商並將英約第九款在內地游歷通商為證語多激烈臣等於三月初九日親往該館面為駁斥約定百里內照章貿易百里外持照游歷等情十一日復接來函請行文照辦而語多含混臣等復與辯論多次旋備具信函照

會。據明游歷執照。不得作為通商之用。而於前次照會。俄人欲由墨爾根愛琿等城行走之處。未經答覆。該使旋遣繙譯官柏林持照會信函送回。仍請俄人從阿巴該推卡倫持照至阿木爾省貿易。路過墨爾根愛琿等城。勿得攔阻。臣等公同商酌。似俄商赴阿木爾省本境貿易。就近由內地行走。即沿途互換米麵。亦非通商可比。似難過於拒絕。當經允為照辦。覓令執持邊界官路照。以憑查驗。仍由伊國轉飭俄商。不得無故逗遛。別行闌越。豫杜通商之漸。以示限制。以上各情。已由臣衙門行文黑龍江將軍查照商辦。乃於四月十二日。復接據該使照會信函。以無故逗

邏。並非實指通商。又稱吉林內地。准許交易。方為妥協。種
種狡辯。復經臣等以該處並非通商口岸切實駁覆。復據
該使照會。仍屬一味矯强。並稱先已行文東悉畢爾總督
照辦等因。查黑龍江吉林等省通商。該使要求甚堅。疊次
呈遞照會。詞意愈偪愈緊。甚至以臣等在館晤面後即行
文照辦為詞。並不聲敘所允何事。豫為日後藉口地步。竟
若此事業經定議。不容再商。更恐該使既有行知照辦之
語。難保俄商不遽赴內地通商。儻各處官弁攔阻。彼必狡
賴。謂臣等前已應允。强行闖入。現仍擬設法與之駁辯。第
恐該使堅韌性成。拒之愈深。持之益固。其事將來不能中

止。又該處地勢。及向來民情。臣等亦未深悉。礙難懸定。前曾函致 臣文祥。就近酌量。劄隨帶章京志剛前赴黑龍江察看該處情形。約計該章京回京尚需時日。相應請

旨飭下黑龍江將軍。如俄國遣界大臣前來黑龍江。與該將軍議及俄商假道行走給與驗照等事。與 臣衙門咨文相符。該將軍自應與之妥為商辦。並一面將由俄國阿巴該推卡倫至阿木爾省。經過愛琿墨爾根城內地。沿途有無兵卡。可資防範。及俄人在該城等處內地通商。有無十分妨礙。均 該將軍等詳查覆奏。以便 臣等再與該使會商。較有把握。免致內外辦理兩歧。

恭親王等又奏。查

盛京濱海地方。原有牛莊通商口岸。黑龍江吉林等省。與俄國壤地相連。土曠人稀。邊防最關緊要。且自換約後。兩國交界。百里以內。按約應准隨便貿易。尤應遇事設法稽查。邊釁固不可開。邊防更不可忽。此次俄使堅請准赴內地。係專為通商起見。未必遽萌他意。即使該商貿然前來。亦未必遽致滋事。惟伊之處心積慮者在此。儻或要求日久。未能如願。我處復操之過急。難保不狡啟戎心。而東三省歷經徵調。邊備空虛。且吏治民情。亦不似先年之整齊樸實。況馬賊自大兵勦敗以後。不無零星竄匿。近據吉林將

軍表振。尚有匪衆數千。盤踞其間。亟圖防範。似應就此將東三省邊防。逐一講求。認真整頓。但能聲勢聯絡。一切有備。自足以內固藩籬。而彼族窺伺之謀。亦必廢然自阻。惟是有備之道。不外籌兵籌餉。此時兵單餉絀。殊難為計。臣等再三商酌。與其處處有備。而仍不足恃。臨時依然無濟。不若各就各省情形。將現時力所能為及最關緊要者。先行區畫周妥。務須件件核實。不得徒作紙上空談。其餘亦即分別詳酌。次第經營。果能任用得人。武備必當日有起色。至於邊界地方。與外國交涉一切。事無一定。各該省必應遴選明白曉事之員。專司經理。庶乎緩急輕重。不致措

置失宜。尤為當務之急。相應請

旨飭下盛京吉林黑龍江各將軍。各就本省情形。悉心籌議。妥為

布置。迅速據實奏明辦理。

諭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俄國使臣請赴黑龍江內地通商。現辦情形。並請飭吉林等處籌辦邊防各摺片。據稱俄國任京使臣堅持成見。必欲往黑龍江內地通商。經該衙門與之約定百里以內。照章貿易。百里以外。持照游歷。不得以游歷執照為通商之用。各節。業經該衙門行文特普欽查照商辦。該國任京使臣一味矯強。並稱先已行文東悉畢爾總督照辦。請飭黑龍江查明辦理等語。俄使堅韌性成。語多狡猾。內地通商

各節。尚未經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與之商允。即欲行文該國照
辦。且並不聲敘所允何事。豫為日後藉口地步。難免將來無硬
行闌入邊界情事。著特普欽迅即密飭黑龍江所屬守卡官弁。
如俄國邊界大臣前來黑龍江與該將軍談及俄商假道行走
給與驗照等事。必須查照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咨文。果相符合。
方與商辦。不可徒聽該國人一面之詞。遽行允辦。以杜狡詐。至
由俄國阿巴該推卡倫至阿木爾省。經過愛琿墨爾根城內地。
沿途有無兵卡。可資防範。及俄人欲在黑龍江吉林等處內地
通商。有無十分妨礙。各該城地勢是否扼要。有無險隘可守。民
情強弱如何。能否相安無事。均著富明阿特普欽詳細查明。迅

速覆奏。以便該衙門酌度情形。與俄使會商。俾辦理較有把握。不至內外兩歧。章京志剛。現在奉天軍營。前經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函商文祥。就近酌量劄飭該章京前赴黑龍江察看情形。文祥現已起程回京。即著都興阿轉飭該章京趕緊前往。毋稍遲誤。至奉天濱海地方。原有牛莊通商口岸。黑龍江吉林等省。與俄國壤地相連。土曠人稀。邊防最關緊要。防範稍疏。難免不別滋事端。亟應整頓武備。以杜敵人覬覦之漸。著都興阿富明阿特普欽。各就本省情形。豫籌儲餉足兵之計。覈實辦理。先為自強之策。不可徒託空言。有名無實。現在馬賊餘黨未盡。該將軍等正可藉勦匪之名。將所屬營伍力行整頓。勤加訓練。以期

有備無患。吏治民情。亦須認真經理。俾令日有起色。其邊界地方。與外國交涉事件。該管將軍等尤須遴派明白曉事之員。前往區畫。不致緩急輕重。措置失宜。方為妥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摺一件。片一件。均著鈔給該將軍等閱看。

俄國照會

為照會事。自本大臣到京以來。疊次面晤。及行照會。以俄人因買賣事。前往附近黑龍江內地。該處官員。攔阻不准等情在案。近接東悉畢爾總督來文。內開此事迄未定局。反致益形紛亂。現在不但不准俄人在彼暫買暫賣。且華商有欲前往本國尼克來業福斯克城。及東悉畢爾他處

貿易。亦皆暗相阻制。其故本國邊疆大吏。實出不解。復思兩國和好。似仍照舊。近來所定和約。均有准許貿易之語。凡有中國違禁之貨。本國亦皆嚴禁不准出口。俄人在外犯法。無不及時治罪。不知禁止兩國通商。由何而來。或係該處未設領事官照料所致耶。抑或奉有京都嚴飭。不得不然耶。仍應妥定等情前來。查兩國邊界人民。介在肘腋。自不能不通工易事。所謂以羨補不足也。今遏其交易。實屬既未合於仁義。又令官民乖望。群生兩國不和之疑。查黑龍江右岸。俄人本屬無多。商賈更形稀少。彼此通商。均係以貨互換。並無大賈。偶有前往黑龍江內地者。不過在

附近地方或係路過城邑而已。卽如墨爾根城西北之黑
龍江形勢。從阿巴該推卡倫斜趨東北。轉而東南。至愛琿
地界。水路紆迴。若陸路從該卡倫經過墨爾根愛琿等城。
至阿木爾省城。較水路近幾三倍。所以商人皆貪陸運。若
使該處官員不禁。華商從此直抵本國境內貿易。俄商得
其所需。往內地者自必更少。又查黑龍江吉林迤北各地。
既有大河。商船頗可來往。向後通商。自必日盛。商賈既衆。
不但百姓富庶而安。
國家亦自享其厚利矣。以上各情。嗣後自應由本大臣與貴
衙門從容會議。另定章程方妥。現在暫擬設法。如貴王大

臣行文該處大員。與本國阿木爾省固畢爾那特爾布。即於就近會商。暫且隨宜處置。庶免兩界官民。呈訴紛爭。而封疆大臣。亦不至漸生嫌隙矣。可否即望見覆。轉覆該總督辦理可也。

給俄國照覆

為照覆事。准貴大臣照會。內稱俄人因買賣事。前往附近黑龍江內地。該處官員攔阻。不准等情前來。本王大臣查續增和約第四條。內載交界各處。准許兩國所屬之人。隨便貿易。又愛琿和約。內載黑龍江松花江居住兩國所屬之人。一同交易。官員等在兩岸彼此照看各等語。既曰交

界。則是專指邊界而言。必非內地可知。既曰兩岸。則是專指江岸而言。必非城邑可知。條約極為顯明。各商應共知悉。前因俄商批寬等欲赴三姓及墨爾根城等處貿易。經該處派員與之理論。旋據俄官自認錯誤。於同治三年七月間將此事照會貴大臣。並據照覆已行查東悉畢爾總督等因在案。茲貴大臣謂兩國邊界人民。介在毗腋不能不通工易事。與本大臣意見相同。然必須謹守條約。方能和好日篤。現擬行文黑龍江將軍等轉飭邊界官。凡兩國民人。照約貿易者。務須按理保護。不准暗相阻制。並布貴大臣行知東悉畢爾總督。轉飭貴國商民恪遵條約。則嗣

後自無紛爭呈訴等事矣。為此照會貴大臣查照可也。

俄國照會

為照會事。准貴王大臣照會。內以俄商因買賣事。前往黑龍江內地。經該處官員攔阻。意存袒護。援引續增和約第四條。及愛琿和約。並稱既曰兩岸。則是專指江岸而言。必非城邑可知各等情前來。查所引北京和約第四條所言甚是。然此條並無禁止前往內地文意。而英國天津和約第九款。及他國和約。均有准聽持照前往內地各處通商之句。既係他國民人。皆許前往。何能獨禁俄人照辦。乃本國與中國脣齒之邦。毗連幾長二萬餘里。和好已二百餘

年。且在天津和約第十二款言明。凡有利益之事。俄人亦宜均霑。至黑龍江松阿里江居住兩國之人。准許撑船往來貿易。本大臣前於同治三年十月二十九及十二月初一等日。業經兩次照會。亦頗詳細。其所稱專指江岸。必非城邑之語。約中即不言城邑。而城邑在內可知。否則必有不在城邑明文。矧既曰兩岸貿易。專指人煙稠密之區。必非空地又可知。此情亦極顯然。人所共知。毋庸多贅。前次本大臣照會。和平調處。並非似責王大臣照會之意。未明和約所准與否。貿昧言之也。實因邊界交易之事。該處兩國大員。自然情形較熟。擬令和平會議。酌定章程。以彼此

相安為願。如此擬行。不但與北京和約第十四條凡有兩國交涉各件。直如家事處置。不致因小成大。兩面均受其害之意。甚屬相符。且凡比鄰和好。他邦以其商民斷不能無往來交易。否則無益有損。亦惟如此辦理。因望貴王大臣意必相同。不料接據照會。反覆尋繹。均不謂然。實屬可惜。無奈本大臣現擬將各件照會。一併鈔錄送交東悉畢爾總督查閱。即將如何施行之處。始悉與諸約相符。任其自行裁處可也。

俄國倭良嘎哩來函

日前在館議定黑龍江松阿里江等處一帶交界貿易。如

在百里內。准許兩國人民任便。勿庸執照。其在百里外。如有俄商前往內地。應有邊界官發給俄文滿文執照。畫押蓋印。經過地方官員查閱。立呈驗看。並擬貴衙門即行劄飭該處邊界官遵照辦理。勿得再行阻滯。本大臣亦即移文東悉畢爾總督。轉飭施行各節。今擬復行文該總督。前文作為無用。即請貴大臣速照所議見覆。以憑行辦而無遺誤可也。

給俄國倭良嘎哩信函

接閱來函。備悉本大臣等前在貴館面議黑龍江等處交界。如在百里內。兩國民人。按照續約第四條章程第一款。

按理貿易。不得攔阻等語。現擬行文該處官員。照約辦理。
至嗣後如華商欲赴尼克來業福斯克。及由陸路阿巴該
推卡倫。經過墨爾根。愛琿等城。至阿木爾省貿易者。不准
暗為阻制。如遇查出嚴參。該處官員自必遵辦。惟閱貴大
臣所稱各節。與日前面議之言。尚有未能脗合之處。除照
貴大臣前次照會所稱。行文該處大員就近會商。暫且隨
宜處置。並現辦另文照覆外。特肅函覆貴大臣查照。

給俄國照會

為再行照覆事。准貴大臣照覆。閱悉一切。本王大臣查續
增和約第四條。指明兩國交界處所。准許貿易。不過邊界

地方。民人尋常往來。如零星米麪互換等事。歷有舊案。其不能包括內地。亦何待言。今貴大臣謂此條並無禁止前往內地明文。並援引英約第九條。准聽持照前往內地游歷通商為證。查英約第九條。游歷通商之下。緊接執照由地方官蓋印等語。其為專指游歷。顯而易見。檢查數年以來。凡按此款所發各國執照。皆係游歷之用。從未將作貿易憑據。惟思兩國和好有年。既經貴大臣疊次相商。本王大臣亦欲再將邊界貿易情形。優加體察。現擬將貴大臣前次照會所稱。華商由陸路從阿巴該推卡倫。經過墨爾根。愛琿等城。至阿木爾省貿易較水路近幾三倍。若使該

處官員不禁。則華商直抵本國境內等情。行文黑龍江將軍。查有華商到該處貿易。不准稍有阻制。又貴大臣前次照會所稱。行文該處大臣。與貴國阿木爾省固畢爾那特爾布就近會商。暫且隨宜處置之處。亦即行文黑龍江將軍查照商辦。除俟該將軍查明將辦理情形聲覆到日。再與貴大臣從容會商外。相應照覆貴大臣查照可也。

給俄國照會

為照會事。前准貴大臣照會。以俄人因買賣事。前往附近黑龍江內地。該處官員攔阻。並云彼此通商。均係以貨互換。並無大賈。偶有前往黑龍江內地。不過在附近地方或

條路過城邑。即如黑龍江形勢。從阿巴該推卡倫斜趨東北。轉而東南。至愛琿地界。水路紆迴。若陸路從該卡倫經過墨爾根愛琿等城。至阿木爾省城。較水路近幾三倍。所以商人皆貪陸運。若使該處官員不禁。華商從此直抵本國境內貿易。俄商得有所需。往內地者自必更少等情。本王大臣查續增和約第四條。指明兩國交界處所。准許貿易。不過邊界地方民人尋常往來。如零星米麵互換等事。歷有舊案。原為體恤商民。以敦和好。今貴大臣既以俄商由陸路從阿巴該推卡倫。經過墨爾根愛琿等城。至阿木爾省貿易較水路近幾三倍。此不過路過城邑。藉恤商力

本王大臣尚可推情照辦。嗣後貴國商人如由阿巴該推卡倫。前往阿木爾省貿易。持有邊界官路照。即當飭令中國官員沿途查驗放行。不致攔阻。貴大臣亦應知照貴國邊界官。轉飭商人。勿得無故逗遛。別行闖越。是為至要。至俄人所持俄文滿文路照。應如何蓋印給發。以及沿途如何查驗。統由貴國邊界官與黑龍江將軍就近會商妥為辦理。除行知黑龍江將軍照辦外。相應照會貴大臣查照可也。

給俄國倭良嘎哩信函

前接來函。備悉本大臣等前在貴館面議黑龍江等處交

界。如在百里內。兩國民人。按照續約第四款章程第一款。按理貿易。不得攔阻等語。現擬行文該處官員。照約辦理。所有華商前往貴國尼克來業福斯克城。及東悉畢爾等處貿易。亦不令再有阻制。至貴國商人。由阿巴該推卡倫特照經過墨爾根愛琿等城。前赴阿木爾省貿易之處。既已推情照辦。所有貴大臣前次照會內稱英約第九款一節。昨經本處與貴國柏總辦言明。不必再行牽引。徒費彼此辯論。除另文照覆外。特此函覆。

俄國倭良嘎哩信函

接到照會信函各件。藉悉貴王大臣所擬黑龍江交界在

百里內貿易及華商前赴尼克來業福斯克城東悉畢爾
等處並行知黑龍江將軍與本國邊界官員就近妥商各
節一併行文照辦均屬妥協本大臣業據行文東悉畢爾
總督轉飭遵照惟所擬俄商由阿巴該推卡倫經過墨爾
根愛琿等城前赴阿木爾省等情本大臣現已據情另文
照覆至所言英約第九款曾與本國柏總辦言明不必再
行牽引亦無不可惟當按照前次在館面議准許俄商持
照前往黑龍江吉林等處內地交易方為妥協本大臣亦
一併行知該總督轉行阿木爾省固畢爾那特爾與中國
大員照依會商妥定庶不至徒煩彼此辯論而和好依然

如舊矣。除另文照覆外。特此布泐。

俄國照覆

為照覆事。准貴王大臣照會。內有數言。稍為不合。本大臣為杜嗣後彼此爭端。先應明白照覆。如內引本大臣二月十五日照會所言。譬如俄商從阿巴該推卡倫。經過墨爾根愛琿等城。前往阿木爾省。該處官員攔阻一事。即稱當飭令中國官員。沿途查驗放行。不致攔阻等語。又稱貴大臣亦應知照貴國邊界官。轉飭商人。勿得無故逗遛。別行闖越。是為至要各等語。按無故之說。或泛指他故。並非實指通商而言也。遇有相買相賣等事。亦自不得攔阻。方為

妥洽。理應照覆查照施行可也。

給俄國照覆

為照覆事。准貴大臣照覆。均已閱悉。本王大臣復查俄商從阿巴該推卡倫。經過墨爾根。愛琿等城。前往阿木爾省貿易。前准貴大臣照會。因陸路較之水路近幾三倍。且祇係路過城邑。並非在該處別有交涉事件。是以本王大臣體恤商力。格外推情允准。飭令查驗放行。今貴大臣照會內稱。過有相買相賣等事。亦自不得攔阻。方為妥洽等因。查俄商至阿木爾省貿易。沿途經過愛琿。墨爾根城地面。如照邊界舊案有互換零星米麵等事。係屬行路所需。自

不攔阻。若欲藉此興販大宗貨物在彼出售。則內地本非
議定通商口岸。仍應照舊辦理。殊難含糊。前次照會。分晰
甚明。相應再行聲敘照覆。貴大臣查照轉飭遵行可也

俄國照會

為照會事。准貴王大臣照覆。稱俄商從阿巴該推卡倫前
往阿木爾省。沿途經過愛琿墨爾根城地面。如有互換零
星行路所需。自不攔阻。若欲興販大宗貨物。則內地本非
議定通商口岸。仍應照舊等語。查我兩國本係鄰邦。和好
二百餘年。俄商前往中國。經過城邑。欲買途中所需尚用。
飭令中國官員。不得攔阻之事。實為本大臣意想所不到。

前次本大臣照會所言俄商從阿巴該推前往阿木爾省經過城邑相買相賣不得攔阻一節絕非如貴王大臣照會所指行路需用而言且所稱大宗貨物本大臣以該處人煙稀少絕無大宗買賣已經詳細照會在案至內地本非議定通商口岸雖係實情然照累年和約及通商章程所准亦不能禁止隨時因買賣前往內地況貿易一事不但在通商海口往往亦赴內地城邑等處不知何故獨在彼不能照辦也復查自會議滿洲地方貿易以來已逾兩月如仍延宕不辦則不難如擬改通商章程耽誤年半仍未定局前在初議之時本大臣已行文東悉畢爾總督嗣

在館面晤後。又將如何商定。行知照并。令貴王大臣改議。仍請劄飭之處。本大臣殊難再行瀆告。致涉兩歧。相應照覆希查照可也。

恭親王等又奏。查比利時國使臣金德上年來京。由英國公使威妥瑪。代懇另議條約。經臣等據情奏明。欽奉諭旨。派臣董恂會同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與之辦理。臣董恂遵即與該國公使議定條約四十七款。於上年九月十四日。公同畫押蓋印。約內聲明一年期內。彼此特派大臣。在滬會晤互換。復經臣等奏蒙聖鑒在案。茲於本年四月十八日。英國繙譯官柏卓安。呈到比國

使臣金德遞臣董恂照會一件內稱去年在京商定和約
條款前經齎送回國該國仍派該使前來互換現擬赴上
海專候
特派大員前往會晤辦理等因並據威妥瑪柏卓安先後來臣衙
門面稱該使現往東洋約計三箇月後可以到滬臣等查
比國條約應於本年九月以前互換茲據該國使臣遞到
照會並威妥瑪等聲稱該使臣約於三箇月後可以前來
中國其時計在七八月閒最與原議適相符合現既呈遞
照會請
派員前往上海會同辦理臣等擬請就近在兩江總督江蘇巡撫

二員內○

簡放一員○俟該使臣金德到滬時○再行前往○與之接晤○將上年所

立條約○妥爲互換○如蒙

俞允○即由臣衙門知照內閣○按照歷次成案○將比國漢洋字合訂

條約一本○恭用

御寶○發交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迅齎江蘇○交

派出之員祗領辦理

諭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比利時國換約屆期○請派

員互換一摺○比利時國前立條約○聲明一年期內○在滬互換○現

據該國公使金德呈遞照會○內稱請派員前往上海會辦等語○

該公使現往東洋。約計三箇月後可以到滬。應以本年九月以前互換。著派郭柏蔭將上年與比利時國所立條約。妥為互換。其條約各本。俟崇厚派員齎送至江蘇時。即著郭柏蔭祗領。屆期前往上海辦理。並著軍機處將此次寄諭摘錄一併發往。如該使索看憑據。即可給與閱看。俟換約事畢。此旨仍繳還軍機處備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摺一件。該國公使照會一件。均著鈔給閱看。

比國照會

為照會事。照得去年九月十四日。本大臣會同貴大臣。商定和約條款。前經齎送回國。恭呈大君主御覽。現本諭旨

已蒙批准。並派本大臣將大君主批准條約一本。會同
貴國所派大臣。將
大皇帝批准條約一本。面晤互換。現在本大臣擬赴上海。專候
貴國
簡派之大臣會晤辦理。希即轉達恭親王。請煩查照施行可也。
恭親王等又奏。臣衙門接據英國繙譯官柏卓安函稱。比
利時國公使有信前來。送及舊歲在京。曾致送洋槍。茲又
寄到洋槍應用鉛子六百箇。分送臣奕訢臣董恂聊致敬
意等語。臣等查上年該國公使金德來京。於議立條約後。
呈送臣等大洋槍三桿。雙筒洋槍二隻。小洋槍五隻。藥筒

八匣。又致送派解章京等洋槍二桿。曾經附片奏明在案。

嗣因察其製造。尚屬精緻。臣文祥於前往奉天時。即行攜

赴軍營應用。此次該使復寄洋槍火藥鉛子六百箇。情意

頗為恭順。未便堅卻不受。當由臣董恂繕給覆函。即交柏

卓安附便轉寄。所有鉛子由臣衙門送交神機營暫行收

存。以備軍營調取。謹將臣等給金德信件錄呈

御覽。

御批。知道了。

給比國金德信

睽隔經年。正殷馳系。頃閱英國柏副使來函。述及貴大臣

雅意殷拳。並寄惠洋槍火藥錢糧三百枚。如數領到。殊為感切。其另包三百枚。當代轉呈恭親王。奉恭親王諭重勞厚念。復以珍物見貽。足徵睦誼日敦。尤深心感。屬即致謝。

恭親王等又奏。查臣衙門前因接據俄國使臣照會。塔城參贊。主使土爾扈特巴揚託孤子等率人闖入俄境。搶掠俄人。獲犯送交恰克圖訊辦。奏請

飭下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庫倫辦事大臣查辦覆奏等因一摺。於同治五年二月十二日具奏。並奉

諭旨飭速查覆等因。欽遵咨行查辦在案。旋據俄國繙譯官柏林來署面稱。此案情事未確。容再查覆。茲於三月二十五日。

復據俄使照會。稱現准本國覆文。切實察明。查得此案巴揚託孫子係衲土爾扈特軍帥柯更。因與拜圣吉特部落哈薩克有交涉事。故特令往本國烏龍甲地方。請為幫助辦清。甫出營門。見東回回匪數人。隨即差人告稟。奉命追殺。不覺已入俄國境內等情。因查所殺之人。係東回三名。哈薩克三名。薩爾特一名。及不知何部一名。並無俄人在內。巴揚託孫子係奉上司所委。並無私行殺戮。隨與伊犁參贊大臣。一同謝過。求將兵丁釋回。經該提督主將眾兵釋放。亦將巴揚託孫子遣回塔城。勿庸送交恰克圖接收。仍請中國自行辦理。其土爾扈特闖入本國內地剿掠所

屬哈薩克一事。係因塔城參贊大臣。明知為本國邊界。率
令前往。自應嚴行查辦。並將如何歸結之處。隨時見覆等
語。臣等查此次俄使照會。覈與上次照會所稱塔城參贊
大臣。主使土爾扈特闖入俄境。殺掠俄人情形不符。係屬
查實自認錯誤。其前次照會。自可毋庸置議。惟所稱土爾
扈特闖入俄境劫掠。係因塔城參贊大臣率令前往。請為
查辦一節。虛實無由查悉。及巴揚託孤子現在是否已經
釋回。應仍請
旨飭下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庫倫辦事大臣。一併查明覆奏。以
免歧異。

御批知道了○

俄國照會

為補行照會事○照得前因巴揚託孫子在本國境內殺斃數人一案○曾於本年二月初九日甫行照會查辦○旋即接到來文○以該處提憲廓巡閱之便○奉有此案情形○是否從行查訊○當經本大臣派本署繙譯官柏林前往貴衙門暫請停辦在案○今准本國覆文○轉據該提督切實緊明○查得此案巴揚託孫子○係被土爾扈特軍帥柯更○因與拜至吉特部落谷薩克有交涉事故○特令往本國烏龍甲地方○請為幫助辦清○甫出營門○見東岡回匪營盤○亦有數人同時

出寨隨即差人告稟。奉命追拏。因而進剿不覺已入俄國境內。比至烏龍甲後接畢書函即行呈報並不自知尚有犯罪等情。因查所殺之人。係東國三名。哈薩克三名。薩爾特一名。及不知何部一名。並無俄人在內。又巴揚託孫子係奉上司所委。並非私行殺戮又因土爾扈特前曾入內地殺掠。隨與伊犁參贊大臣一同謝過。求將隨從兵丁釋回。經該提督立將眾兵釋放。亦將巴揚託孫子遣回塔城各等情。咨報本國總理衙門。復查無異。即將巴揚託孫子勿庸送交恰克圖接收。仍請中國自行辦理。其上年土爾扈特闖入本國內地刦掠所屬哈薩克一事。係因塔爾巴

哈台參贊大臣。雖明知為本國邊界。率令前往。自應嚴行

查辦各等因前來。本大臣理合照會貴王大臣查照辦理。

並如何歸結之處。即望隨時見覆。以便行知本國可也。

署貴州巡撫張亮基奏。查前年冬間。主教胡縛理與督臣

勞崇光。創為招撫新城回匪之說。臣以當此餉匱兵單。該

回果能就撫。亦可省費息民。是以未敢獨持異議。迨胡縛

理遣其司鐸任國桂。前赴新城會議。屢據文武探報。閱

所擬條約。該回等處處刁難要挾。臣已逆知其桀驁難馴。

而督臣與主教胡縛理信之甚堅。牢不可破。臣若竭力勸

阻。不但勢不能行。且疑臣有意與主教為難。必致謂臣挽

敗撫局。其餘文武官紳。箝口結舌。更不敢以勸回兩字妄
發一言。臣展轉憂思。不得已於上年六月間。將黔省回務
夷情。縷晰密陳
天聽。旋聞督臣勞崇光因此挾怨。頗有後言。謂臣機心用事。並謂
臣不敬天主教。先有成見。又惑於浮言。率行陳奏。且極稱
新城回匪反正。實係心悅誠服等語。本年正月間。致臣之
函。猶稱張定中實心反正。惟金萬照一人叛逆之念。刻刻
不忘。似悔悟之中。尚有迴護之意。今金萬照等與貞豐回
匪互相勾結。始而攻陷永寧。繼又襲踞興郡。即勸人為善
之司鐸孟若望。亦不免於戕害。臣不知其所謂撫局之可

恃與天主教之為回匪所敬服者果何在也臣與督臣相處兩年深知其性情偏執恃才愎諫是非臧否每多任意顛倒而於天主教奉若神明動以天主聖教稱之故胡縛理凡有所言無不惟命是聽尤非他人所能搖奪臣念在寅恭諸凡退讓事無巨細悉向諮商每遇奏報各件亦多與之會銜且必先將奏稿請其裁定然後繕發前此撫回之舉在督臣雖係半為附和天主教廣教起見而事關綏靖邊陲立論極為正大更不敢固執己見以盡和衷之誼初不料其養癰貽患至於此極總由臣曲為瞻徇不能先機爭執所致撫躬循省負疚滋深伏讀前奉不必過於遷

覩之
諭仰見
聖主洞鑒萬里之外尋繹再三欽佩之餘倍覺悚慚無地現在興
郡既失附近之興義普安安南各縣均屬岌岌可虞省中
兵力無多勢難分軍兼顧昨據署貴陽府知府蔡興槐面
稟晤主教胡縛理談及接到安順司鐸李萬美來信云聞
李保衛孟若堂尚未被害有被回困之說又據蔡興槐
呈閱署新城縣丞田汝霖密稟內有責令金萬照收復興
義貞豐尚可挽回之語臣悉心籌慮金萬照等甘心謀逆
若竟一語道破其為禍速而且烈必致滋蔓難圖惟有仍

暫設法羈縻。以免猝激變端。使其有所藉口。是以一面權行檄飭張定中暫署安義鎮中營遊擊。兼代辦安義鎮事務。一面仍咨督臣酌量委員接署。並於批答張定中稟內溫詞嘉獎。並諭飭金萬照會同張定中收復興義貞豐各城。容俟該文武及金萬照等續稟至日。再行體察情形相機籌辦。

張亮基又奏。據署貴陽府知府蔡興槐稟稱。准主教胡縛理移稱。據永甯州司鐸黃仁隆稟稱。二月初八日。署永甯州知州尹樹棠忽發兵練三十四名。到州屬之新寨地方。無端將教民黃應科羅老滿李老六三人梟首。解回州城。

又將教民婦女。殺斃多命。移請酌覈辦理等因。臣接閱之下。不勝駭異。當即諮訪。適有自永甯來者。據云州屬新寨一帶。夷民奉教者多。素與鄰寨烈山村地方之漢民。積不相能。上年冬間。貞豐回匪竄踞永甯之時。該漢夷等先後順賊。彼時有新寨內烏拄巖從教夷民。借勢焚擄。將烈山村漢民殺斃一百餘人。僅存男婦數人。各村漢民。激於公忿。二月內糾眾報復。殺斃烏拄巖夷民三人。尹樹棠帶練前往彈壓。始各解散等語。覈與該主教等聲稱尹樹棠無端殺害教民。情形互異。現已飭司迅速委員馳往。秉公確查。

諭軍機大臣等。張亮基奏。逆匪襲踞興義府城。並新城回匪句結貞豐賊匪襲城。永寧州屬。漢夷仇殺各情形。覽奏均悉。新城回匪金萬照等句結貞豐賊匪。襲踞興義府城。張亮基既知金萬照等之甘心從逆。何以仍示羈縻。且於張定中令其暫署遊擊。代辦總兵。實屬意存遷就。著另委妥員往署遊擊等缺。務將興義府城。趕緊收復。永寧州屬新寨烈山村。漢民殺害教民一案。主教胡縛理。稱係署知州尹樹棠無端帶練戕害。而張亮基諮訪。則係從教夷民平日焚殺滋擾。漢民激於公忿。糾眾報復。殺斃烏拉嚴夷民三人。尹樹棠前往彈壓。始各解散。與胡縛理所稱情節迥殊。張亮基務當督飭委員。秉公查明。速行了結。毋得

遷延日久。另生枝節。

張亮基又奏。永甯州屬慕役司地方之民人任聚伍等殺死教民一案。臣前奉

諭旨。飭令速為了結。遵即派令署貴陽府事候補知府蔡興槐向主教胡縛理商允。先就現犯審辦。已於二月十九日。將已獲為首之任聚伍一犯。督同司道訊明正法。

御批。該衙門知道。

乙亥。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五月十四日。接准署伊犁參贊大臣領隊大臣榮全等咨報。接據探報。伊犁大城。於正月二十二日失守。闔城官員殉難。歷欽與俄官往返

商辦借兵情形。及前由俄站解存庫庫烏蘇之餉銀。轉解喀怕兒存庫現解餉銀。留存斜米。以免疏虞。並請飛咨烏里雅蘇台將軍籌將續解軍餉急為停止。仍照會俄國公使。行文斜米等處。毋庸阻滯領隊。不令前進。暨現在籌辦恢復伊城。固守塔城各等情。咨請代奏前來。伊犂既已被陷。亟應力籌恢復。其催兵催餉。計圖自強各節。請

旨飭下烏里雅蘇台將軍明諭。遵奉前次

諭旨。迅速遴派精兵星夜馳赴塔城。會商榮全計圖收復。至各省

指撥伊城餉銀。應請

飭下戶部查照前案。飛咨各省督撫迅解烏里雅蘇台。聽候撥用。

毋庸再借由俄站轉解致滋梗塞其現存喀帕兒庫內及
斜米等處餉銀即由榮全與俄官定議應令派委妥員會
同俄官加意看守靜候調撥毋任俄官藉端擅用以免轇
轕至借兵助勦一節屢經 臣 衙門與俄國公使會商該使
始終枝梧業將礙難情形疊次奏明在案今該領隊大臣
咨稱俄兵數十名結隊陸續前來並據俄國來文俄官不
日帶兵數千名同往恢復等語查該俄官於伊城危急之
時未允借兵忽於伊城失陷之後慨允帶領重兵前來是
否真心助勦殊難深信如該俄官實力借助應由榮全審
度機宜妥為駕馭即須示以至誠仍一面潛防別有枝節

臣等所尤慮者。伊城與俄境毗連。現既為賊所踞。俄人易起侵占之心。其平時即以借兵居奇。臨危不難以借兵取事。要在與俄人辦事之大員。善為羈縻。務須鎮以大兵。會合前進。毋任其獨往獨來。別生覬覦。斯攻戰之力。為我所用。而收復之功。無令彼成。俾就我範圍。日後較易收拾。復查伊犂軍務。雖與別處情形不同。總以厚集兵力。廣疏餉源為尤要。現在軍餉既由各省多方催解。應並請

旨飭令甘肅前派官兵。一併馳赴該處。會同明誼大軍。相機妥籌。一鼓作氣。庶逆回既可膽落。俄人亦不致從而生心。

諭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據榮全咨稱。伊犂大城

於正月二十二日失守。闔城官員殉難。現著恢復等語。伊犁大城困守已久。終以援兵不到。為賊攻破。現在榮全文稱俄國來文。俄官不日帶兵數千名。同往收復。並有俄兵數十名。結隊陸續前來之語。該國於伊城危急之時。未允借兵。忽於伊城失陷之後。慨許助剿。其居心已可概見。若非中國力圖自強。迅速派兵前往會剿。不足杜其覬覦之心。本日已令西安將軍庫克吉泰督辦新疆北路軍務。並令神機營王大臣直隸總督挑選旗綠各營精兵數千。前赴科布多。聽候庫克吉泰調遣。惟道路遼遠。一時尚難行抵新疆。明誼。麟興。車林敦多布。廣鳳。奎昌。明瑞務當就現有兵力。將烏科兩城防守事宜。妥籌布置。並遵前旨

將調劉蒙古官兵趕緊訓練剋日統帶前赴李雲麟等軍營妥籌規復伊塔各城伊犂將軍已令榮全署理榮全未回以前卽著李雲麟暫行代辦至各省指撥伊城餉銀已諭令戶部咨催各該督撫迅解烏里雅蘇台由明誼等酌量緩急均勻撥用毋庸再行借由俄站轉解致有他虞

又

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接據榮全咨稱伊犂大城於正月二十二日失守現籌借俄兵進圖恢復一摺本日已另有諭旨令明誼李雲麟等分別籌辦並另行寄諭榮全令其收集伊城潰散會同俄兵規復伊城矣俄官當伊城未失之先於中國借兵一

事。枝梧日久。延不肯發。一聞伊城失守之信。即允帶兵數十。同往恢復。其助勦之真偽。殊難深信。伊城與俄國地界毗連。現既為賊所踞。易起俄人侵占之心。難保不以借兵為名。從中取利。現已有旨。令榮全署理伊犂將軍。榮全自當審度機宜。妥為駕馭。既須示以至誠。尤須加意豫防。俾免別生枝節。本日所寄該署將軍諭旨。因其現居俄境。未便將此意示悉。致為俄國所知。即明誼等亦未便以此意宣諸公牘。咨會榮全。本日所寄榮全諭旨印封一件。係由烏里雅蘇台轉遞。即著明誼揀派能事委員一二人。藉齎遞諭旨為名。將接到印封齎送俄境。交付榮全拆看。並將潛防俄人之意。由委員面向榮全密行口傳。令其外

示羈縻。內籌防範。不可稍涉大意。至榮全隻身寄居俄境。如果俄人別生覬覦。非空言所能禁止。著明誼密飭派往委員。傳知該署將軍相度機宜。先行馳赴伊犂邊境。收集潰兵遣勇。整練成軍。一面約會俄兵進勦。李雲麟亦即統率所部迅拔塔城。會同麟興。督催蒙兵前赴伊城。與榮全合力規復伊犂。中國兵力既厚。則俄人覬覦之心自消。將來克城之後。俄人亦不得專為彼功。就我範圍易於收拾。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摺一件。並另寄榮全諭旨一道。均著鈔給明誼李雲麟閱看。

又

諭。本日據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接據榮全咨稱。伊犂大城於正

月二十二日失守。據稱俄國來文。俄官不日帶兵數千名。同往收復等語。伊城業經失陷。自應迅圖規復。以冀挽回西陲大局。關內之兵。相距窵遠。雖經疊催成祿等尅期出關。恐其到尚需時。本日復諭令烏里雅蘇台選撥蒙兵。由該城大員統帶前往。俄國既肯借兵。合力進取。更可易於集事。榮全到俄已久。情形諒必熟悉。所籌內外交涉事宜。頗中肯綮。伊犁將軍。即著榮全署理。以重事權。著與俄國帶兵官斟酌機宜。慎籌辦理。榮全現署伊犁將軍。責任綦重。儻俄兵即日啟行。著即趕緊會合前進。迅克伊城。如俄兵一時未齊。榮全亦可先回伊犁邊境。接辦本任事務。將潰兵散勇。迅速招集。以期復整軍威。再圖埽蕩。其中

進止機宜。務須審機度勢。以策萬全。榮全未到任以前。伊犁將
軍篆務已諭李雲麟代辦。並令庫克吉泰統帶內地旗綠官兵。
由草地先至科布多城。整頓士馬。大舉西征矣。現存喀帕兒庫
內及斜米等處餉銀。既經榮全派員會同俄官看守。自必妥協。
此項餉銀。轉輸匪易。如有亟需之處。准由榮全酌量提用。毋得
稍事虛糜。

署伊犁參贊大臣榮全等來文

呈為飛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祈為轉奏事。適據偵探驍
騎校伊勒東阿壽旋回持來署巡檢防禦巴雅爾圖之稟。
內稱伊差派滿營馬兵薩林布等三名。步行抵伊犁城南

關外。聽聞大城內一片回語。雞鳴犬吠。諒係被賊占居。實無可疑。該兵丁等旋遇錫伯數名。言稱大城於正月二十二日被賊攻陷北門而入。先圍將軍衙門等語。竊查伊犁大城失守。將軍並闔城文武官員等同時殉難等語。領隊等催請俄兵阻滯俄國之境。不能前進各情。先行飛咨。惟領隊自奉委前往阿勒瑪圖催請俄兵。行至該國之境庫庫烏蘇地方。據該處俄官帕爾楚克言說。我們蔣達拉畢業已升往科米庫必那圖爾之任。此事原係伊一手經理。你們前催請我兵。領隊大臣錫大人等已往科米去訖。參贊大人亦可遠往科米。即向庫必那圖爾相商。此事不惟

得有確據。亦可與事有裨等語。查斜米相距伊犁三千餘
里。領隊自可兼站前往。於九月二十四日至斜米。於是日
晚間往見庫必那圖爾。將伊犁近時賊勢猖獗。待援甚殷
之情。婉言相懇。該俄官回稱。助兵一節。原係兩國大事。自
貴處軍興以來。業已一年有餘。屢次差員向我處借兵。我
們國主。總未接見
大皇帝之旨。是以未能動兵。我亦將此情屢次咨行伊犁將軍。請
將借兵情形。迅速奏明
大皇帝。我處之兵。業已派妥。無論何時。接奉
大皇帝之旨。不敢片刻逗遛。立即起行前往應援。至借路運餉。往

返遞送摺報等事此係我自能專主莫不遵辦今參贊大
人既已如此長遠來此催請我兵想賊勢猖獗你兵實難
支持我不得不前往溫處與我們克納斯相商將你們伊
犁目下緊迫之情再向我們國主替你們將軍等婉言懇
求參贊大人駐紮斜米候待此信是以領隊不得已暫住
該處待至多日接准由俄臺送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咨
行伊犁將軍公文一件領隊因事甚迫膽敢拆閱得悉總
理各國事務衙門與住京俄國公使大臣倭當面商定伊
犁軍營所需糧食槍礮火藥等項皆可由貴將軍行文俄
國廓提督賒借置辦倭大臣早經行知廓提督照辦並由

本衙門咨行在案。無論撥借賒欠。庫提督無不應允。自必

多行派人管解護送。以免疏虞各等情。領隊詳細閱看。稍

得把握。即將此次咨文。飭令跟隨辦事章京等譯出清文。

雇覓閣海煦寫夷字。以待庫必那圖爾旋回時。當面婉言

相懇。以期速辦此項軍火糧石。儻能藉伊之兵。解護到城。

不但得有軍火糧石。亦可賴此聲威。以壯兵勇之氣。而損

回匪猖獗之勢。候至二十餘日。該俄官由溫布旋回。領隊

往見該庫必那圖爾。言說我此次行至溫布與我們克納

斯商酌。由我們鐵綫法上。將你等來此相懇之情。備細奏

咨。我們國主。仍然未接

大皇帝借兵之旨。不能助兵。我等亦是無法。領隊卽將總理衙門

咨來公文。與伊查看。該庫必那圖爾回稱。此事我們往京

公使。畢則應允。我處尚未接准見覆。礙難遵議照辦。將此

公文我處趕急咨送我國查明。一俟接奉回文之時如何

指示之處。定必遵照辦理。參贊大人暫行駐此等候回文。

忽於十一月初五日。接准伊犁將軍公劄。內稱索倫西四

旗官兵。均已隨回。錫伯營仍然不理。自領隊啟行後由霍

城連運兩次糧食。均被賊匪截掠。顆粒未能進城。解糧官

兵陣亡三百餘名。城內飢餓而斃者。每日不絕於路。領隊

目覩如此慘情。糧食俱盡。於是日卽往庫必那圖爾處辭

行○言說適准我們將軍來函內曾言城內糧食業已罄盡○賊勢愈狂○令我務須懇求貴庫必那圖爾念兩國和好之誼○趕急照總理衙門議定○派人解護糧石到城○以解倒懸之急○而拯億萬生靈之眾○該俄官總以候等該國主之信相推○領隊隨向該俄官言說○庫必那圖爾既候貴國回文○無奈我們伊犁待糧甚殷○我先往喀帕兒○飭令錫大人即遵照將軍劄諭○就近採買糧石○設法運往○先行暫顧目下緊急要需○將隨同辦事章京薩碧屯國仁等留此○等候回文○如何允准辦理之處令其趕往喀帕兒○我們即可隨貴國差派員弁○一同解護糧餉軍火等物回城○該俄官回稱

該章京等前已疊次往來。催借我兵。人尚可靠。茲參贊大人如此所想極是。領隊郎將該章京等留駐斜米於次日啟行。兼站奔至喀帕兒。領隊錫拉那業已由喀帕兒前往哈薩克台吉鐵巴克遊牧駐紮。領隊郎行函致錫領隊。趕急向該台吉遊牧遵照將軍飭諭購買牛隻糧石。設法運送。一俟接准該俄國回文。如何辦理之處。我等自可兼站回城等情咨行後。於十二月十一日前留斜米候信章京等來至喀帕兒面稟。自領隊啟行。該章京等不時婉言相求。該庫必那爾總以善言慰撫。俟回文到日。自必請你等相商。你等不可著急。該章京等實出無奈。俟至多日。於

十一月二十九日○該俄官差人來請向該章京等言說○此
文咨去多日○未見回音○你們參帥大人現今駐宿喀帕兒
定必發急○你等趕往喀帕兒○將此情形稟明○勿可令參帥
大人著急○回文何時來至科米○務須加緊告知○領隊愚思
該國任京公使業已概允一切○我處已接此文○如此多日○
該國何至未能接准此文○其內必存觀望之心○可見該夷
詭詐多端○其心叵測○領隊正值向該處夷官雇覓該臺車
輛○欲往鐵色克遊牧○會同錫領隊設法採買糧石○運往城
垣○先顧目下要需○忽接由俄臺送到將軍公劄一角○內稱
前接領隊雙稟○所有領隊稟內籌畫一切○均與近來之事○

無不暗合機宜。辰下餉銀。如能借俄夷兵力護送來城。方保無虞。僅俄兵仍一時不能前來。著領隊設法先將餉銀親身護送來城。領隊接閱之下。於次日兼站來至庫庫烏蘇。正欲雇覓駝隻。馱載起運。適接准領隊錫拉那來函內稱伊前在鐵色克游牧。將買就牛隻糧石。於十二月初九日。由鐵色克游牧起行。雇覓台吉青格斯帶路。不意青格斯將領隊等帶至順道回之哈薩克阿哈拉克齊吉廷遊牧。該哈薩克倚伏人多勢衆。將領隊等搶掠一空。領隊即行拾身趕護牛糧。馳奔霍城。行至五六十里之遙。距霍城約有四十餘里。突有賊匪攔路夥同哈薩克大股。馬步兵

隊邀截路徑領隊錫拉那所帶官兵不過數十名誠恐牛糧有失實不能前進出於無奈保護牛糧由山僻小路復行繞回鐵色克遊牧聲言非大兵前來實難起運等語核閱之下寢寐不安不勝焦灼之至伏思此次領隊錫拉那等雖則被搶牛糧無失領隊豈敢冒昧僅帶官兵十數名運餉前進正在蹂躪之間忽有阿勒瑪爾差來賊官格勒巴向領隊言說我奉將達拉里之諭今聞你們伊犁回匪日熾此處哈薩克目視你們餉銀莫不流涎早懷搶掠之念因在我境暫斂此舉茲聞該回匪勢強定必早行致信夥同搶奪儻或一時竄至我境搶你軍餉庫庫烏蘇兵

力單弱。稍有疏虞。我們承當不起。是以專差我等來此。將此情形面回參帥大人。同你們解運官餉官兵。迅速解往喀帕兒庫存。方保無虞等語。領隊即向該俄官言說。此時我們城內待餉甚急。我前在喀帕兒之時。亦曾疊次備文咨行庫必那圖爾。懇祈遵照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與貴國住京公使議定章程。貴國差派官兵一二百名。幫同解運餉銀赴伊之處。咨行在案。迄今總未接准見覆。該俄官回稱。喀帕兒相距伊犂。亦不甚窵遠。如若何時接見庫必那圖爾來文。我處定必遵照辦理。片刻不敢遲誤。查該俄官所言一切。領隊早已耳聞。此時除台吉鐵色克之外。所有

河南河北哈薩克莫不蠢動均皆隨回漢或一時變動向
結回匪等繞至庫庫烏蘇將餉銀搶去所關非輕是以卸
防解餉官兵會同該城官等將餉銀運往喀帕兒存庫領
隊仍行由俄國臺站乘馬兼站來至圖庫魯克鐵色克遊
牧與領隊錫拉那台吉鐵色克相商前進之策蘇鐵色克
言說近來回匪愈覺猖獗兼之無識哈薩克等均行隨順
賊匪一至烏合數萬之衆處處結隊邀截路徑一至霍城
綏定等城均皆被賊梗塞音信不通你們負糧官兵途次
傷亡不少受傷受凍官兵均皆阻滯霍城參帥大人所帶
官兵不多欲行捨身前進徒死無益我亦將此情業已飛

咨斜巻庫必那圖爾阿勒瑪圖爾將達拉里等趕急派兵前來護我遊牧。並分兵前往圖爾根一帶堵禦。一俟該俄兵到日。我等另行設法。婉言相懇。前往伊犁應援。領隊等駐紮該台吉遊牧暫待俄兵領隊等駐宿四五日。果有俄國帕爾楚克官帶領俄兵百十名。前往圖爾根河迤西紮營。聲言後有大隊。不日來此。領隊聽聞俄兵大隊在後。庫庫烏蘇原係俄兵必由之路。領隊不敢稍辭勞瘁。復行兼站前詣庫庫烏蘇。迎請俄兵。迅速前來。以顧伊犁待援之急。行至該處。僅聞來兵之信。遲早不能豫定。領隊正在焦灼之間。台吉鐵色克差人齎送夷字信封。令哈薩克譯出

內稱伊犁大城於本年正月二十二日失守等語。聽聞之下。半信半疑。該哈薩克台吉鐵色克究與回匪同教一類。誠恐布散流言。惑亂人心。領隊卽於次日兼站馳至鐵色克遊牧。一面差派員弁雇覓熟悉山徑僻路之哈薩克。帶往霍爾果斯城垣偵探虛實。於三月初一日旋回。持來該霍城署巡檢防禦巴雅爾圖之函。內稱伊犁大城。果係正月二十二日失守等情。領隊閱覽之下。不勝髮指。恨泪交集。欲帶領員弁前進。無奈僅有官兵十數名。所乘馬匹大半倒斃。且哈薩克台吉鐵色克祇意阻滯不令前往。聲言我輩已接准俄國來文。內稱該溫布克訥斯。原係大將軍

之職。前來住宿阿勒瑪圖。辦理一切事務。督率官兵之大員。係科米庫必那圖爾。茲聞你們伊犂失守之情。該國亦有忿恨之心。是以派帶領官兵數千名。不日來至我之游牧。其時參帥大人等與伊之官兵。會同前往會同恢復之事。領隊雖不能深信其言。現在俄兵四五十名。結隊陸續前來。不能不待該克訥斯等來此。視其來情如何舉動。自可隨風轉柁相機會商。如若該俄官等稍生別枝。領隊等自可借由該國路境。前往塔爾巴哈台會同參贊大臣武隆額等商辦恢復大局。固守塔城等事。以待大兵。其時領隊等再行查伊犂紛雜各員內。僅有裹胄衝散之人。如何

辦理之處與參贊大臣武隆額詳細奏咨後。領隊榮全馳赴大營報效。以仰答世受我
皇上豢養之重恩。再查防禦多仁泰等先後陸續解到軍餉。共一十五萬兩。前解到餉銀八萬兩。現在該國喀怕兒庫存。後多仁泰等解來餉銀七萬兩。該庫必那圖爾聽聞伊犂等處路途。均被賊匪向通哈薩克等邀截。又有搶掠軍餉之說。不令該員等前進。將七萬兩軍餉。留存斜米等情。亦與領隊公文一件。遞說伊之慎重我
國軍餉之情。領隊即速備文咨覆。該庫必那圖爾。照伊議定如此辦理。祈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趕緊飛咨烏里雅蘇台

將軍署將續解軍餉急為停止。並一面將伊犂失守之情
飛咨大營。豫作前進之備。再查聞得伊犂大城失守之故。
受其回匪求和之計。此次大兵前來。該逆回不免又用此
計籠絡。善誘我兵。請將逆回詭詐之弊。先行咨覆大營。防
微杜漸。先絕逆回善誘之計。至領隊現羈俄國之境。遇事
諸多刁難。儻或該俄官等到日。另生枝節之時。即可借由
該國路境前往塔城之處。誠恐該夷阻滯不令前往。尚祈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向該國住京公使會商。趕急行文飭
米等處。以免領隊等臨期掣肘之處。並將伊犂大城失守
均陷逆回求和詭計。已將此情備文咨行塔爾巴哈台科

布多等處。令其不可聲張。密加防範。善為固守。以待大兵。再此文由俄國之境送往科布多。誠恐遲次耽延時日。是以繕寫咨文兩分。一分由俄國差員鄂勒墜圖遞至科布多。一分馳遞恰克圖路境送往。惟領隊奉委出差。領隊大臣圖記。委員暫署。未能攜帶來此。是以無從印用圖記。合併聲明。領隊等管見如此。是否有當。伏乞指示。

己卯。吉林將軍富明阿奏。芬承准軍機大臣密寄。五月初四日。奉

上諭。內閣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俄國使臣請赴黑龍江內地通商。現辦情形。並請飭吉林等處籌辦邊防各等因。欽此。我

朝定鼎以來。撫綏外夷。俄人祇准由恰克圖北口一路進京。其由別路如有私行入境。拏獲解京。或送庫倫查辦。雖道光年間。英人犯境。亦未任其猖肆通商。自軍興以來。俄英法三國。乘我空虛。陡然起釁。正遇內外時艱緊急之秋。萬不得已。權變綏急。准其和約。通商游歷。彼時將黑龍江天險水路要區。江左沃壤曠土。奉省之海濱。吉林產蔘之綏芬興凱湖烏蘇里口等處。暫假與俄國。任其江海駛駕。當時意見。不過暫解然眉。俟內患除淨。再圖大舉。然而三國豺狼之性。貪饜無已。得寸思尺。矯強愈增。查俄人必欲往黑龍江內地通商游歷。其意欲通陸路。窺伺各處虛實。詭

議叵測。顯而易見。現在江海任其駛行。各省濱江帶海馬頭要口。無不占踞通商。因我兵力不敷。尚不能懾服。若陸路再准其通商。則我

國所恃水陸兩隘。一無阻滯。任其遊歷各省。儻有不測。難免顧此失彼。措手無及之虞。竊愚昧之見。仍照前約。凡有通商各口。祇准百里之內。驗照遊歷。斷不准由陸路入內地通商。溯查吉林所屬。惟三姓琿春。俄人由水路可通。若黑龍江松花江水小。輪船不能駛至三姓。與俄人通商實係有礙無益。且俄人亦非捷徑。琿春相距海濱百數十里。乃偏僻之地。並無行商大賈。貨物不全。竊細詢三姓琿春兩

處隨營官兵若與俄人通商有無窒礙僉稱該國甚不說理驕橫詐欺稍有不遂即以槍刀恐嚇若與通商實與地方大有關礙又據琿春防禦富全等稱俄人所占我吉屬吉心河地方現在招集朝鮮國人開地耕種恐日久與其句和別生事端等語弩執中裁酌俄國使臣若來吉省會商事宜弩詳慎事機權變辦理總宜兩國和好與地方民生無害不亢不卑辦理裕如方不負
倚畀之重惟吉林黑龍江毗連與俄國壤地相接土曠人稀雖有水陸山河要隘卡倫所派官兵無多僅可偵探動靜見勢豫防而已如陸路再通恐各地方軍民不得安生且官兵

又在軍營者甚多。實難兼顧。更鬧俄人覬覦之漸。在我誠
有鞭長莫及之虞。謹當懍遵
訓諭。藉此搜勦賊匪為名。將所屬營務力行整頓。勤加訓練。以期
有備無患。吏治民情。尤宜認真經理。各就現在情形。豫籌
備餉足兵之計。覈實辦理。先為自強之策。仰見
聖明洞徹萬里。奴才自蒙
恩補授吉林將軍。赴任以前。即擬整頓營伍。皆因吉省向不產馬。
以致官兵馬上技藝生疏。儻遇倉猝。不慣馳驅。故奴才奏明
在黑龍江省派員設局捐馬。並買馬湊足千匹。分起護解
來吉。先補戰馬。其餘分給各城官兵。餵養操練。將來馬賊

勅盡凱撤黑龍江官兵時將所乘戰馬給予半價一併截
留分散吉省各城官兵餧養乘騎演練技藝以振軍威傑
東三省何處有警聞報即馳赴應援如此聯絡一氣首尾
相顧則內奸外夷無所用其伎倆矣並請將內省前調吉
林黑龍江官兵酌撤遣回嗣後不得續調兩省官兵以厚
兵力

御批該衙門知道

六月戊子黑龍江將軍特普欽奏 奴才承准軍機大臣字寄

同治五年五月初四日奉

上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稱俄國住京使臣堅持成見必欲往

黑龍江內地通商等因欽此。奴才伏查俄商欲由陸路阿巴該推卡倫假道墨爾根愛琿兩城行走。前於四月二十三日。接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咨開。以俄國住京公使再四瀆請。詳加酌覈。體恤商力。並非在內貿易。似難過於拒絕。現已允為照辦。奴才當經照咨密飭呼倫貝爾總管遵辦。並將咨查一切情形。詳細聲明。咨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在案。茲奉

諭旨。奴才詳閱懍遵。復經咨劄各屬。密飭守卡官弁。如俄商假道行走。給照驗照等事。務遵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咨文辦理。如有商辦事件。不可徒聽該國人一面之詞。遽行允辦。至由

阿巴該推卡倫至墨爾根城。其間經過呼倫貝爾布特哈卡倫九處。相繼接連。可資稽察。由墨爾根城至愛琿。計程三百餘里。其間僅有驛站五處。別無設防卡倫。或恐稽察難周。奴才復經劄飭該站各官揀委幹弁兵。接替尾隨照料。護送至愛琿。再由該副都統衙門出派官兵。送至江左接界之海蘭泡處交妥。以免遠遊滋擾。別生枝節。再查俄人欲在黑龍江吉林等處內地通商一節。奴才伏查黑龍江省本屬邊徼之區。人民窮困。商賈力微。即貿易亦無多買賣。況濱江之愛琿一城。業已准其通商。按月照期奉行。又同治二年四月。有海蘭泡俄酋遣官赴省面見奴才。呈遞公文。

求在省城通商。並由省城假道前赴吉林。由松花江回國等情。經奴才按約駁斥拒阻回行。當經奏明在案。茲該使臣復堅持成見。屢向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呈遞照會。且不候商允。即欲行文照辦。揆其意見。是必欲來省城以遂其願誠如

聖諭。雖保將來無硬行闖入邊界情事。奴才惟有密飭各屬。加意防維。以免疏失。再查由愛琿至齊齊哈爾省城。又由省城至與吉林接界之茂興等站。計程一千二百餘里。每站相距七八十里不等。除站丁旗戶數十家而外。中間俱屬曠土。一片荒涼。別無煙戶。且無險阻。若准其通商。即須任其行

走。往來日久。邊省情形盡為窺伺。更難保不包藏禍心。別生希冀。是則不得不思患豫防。過為籌計者也。至於北地風氣剛勁。卽本處之人每多獷狠之事。現在如准通商。卽令該國人等安靜貿易。不恃強牟利。不欺壓平民。已恐不能照常相安。況該國人性狡類多端。得步進步。日久貪求無厭。或任意逗遛。肆行滋擾。有無十分妨礙。別滋事端。則又皆事難豫料者也。若愚昧之見。黑龍江內地通商。較之此次假道。僅在墨爾根等處行走。又有區別。似屬未便一併准行。至於吉林內地。可否通商。富明阿身任邊疆。已親歷其地。必當遴

旨覆奏○伏乞

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通籌合計○覈議施行○再查黑龍江吉林

等省○與俄國壤地相連○邊防最關緊要○仰蒙

聖訓○著 奴才等各就本省情形○豫籌餉足兵○先為自強之策○奴才惟

有督飭所屬○各就現有兵加○勤加訓練○務期實力整頓○不

敢徒託空言○所有籌兵籌餉之處○亦應亟圖區畫再行奏

辦○至於呼倫貝爾與俄國交涉事件○奴才前經奏留總管三

都克多爾濟幫同總管明通辦理○該員熟悉情形○尚屬可

靠○其愛琿副都統衙門亦有專辦之員○奴才仍應隨時體察○

如稍有不妥○即飭另行更換○以期不誤事機○章京志剛尚

未到省。合併陳明。

御批。該衙門知道。

特普欽又奏。奴才接奉

諭旨。正擬具摺覆奏。適據總管明通覆稱。現在俄人所假阿巴該推道路。係屬空曠山場。在呼倫貝爾西北三百餘里。該處一帶。原設有防邊卡倫十處。俄人從未經行。並查同治三年。俄商批寬不聽攔阻。曾由呼倫貝爾正北之庫克多博卡倫查邊草道赴墨爾根城。行走一次。今又欲由阿巴該推行起。較之由庫克多博卡倫行走。迂繞數百里。若照其所請。儻不由草道行走。則必須自呼倫貝爾站道。徑過省

城。方能再向愛琿俄人譎詐性成。此意均未聲明。本係捨近求遠。反云為恤商力。未免有心含混。更難保不別存狡賴地步。 芬率屬詳籌。該國瑪雨爾前於四月初一日。在庫克多博卡倫與該總管會商。此事曾經剳飭與之理論阻止回行。至今尚無復來信息。且庫克多博卡倫為向來查邊會哨必由之路。與俄國人等相見辦事之所。 芬現復剳飭呼倫貝爾總管明通等。俄商若有來信。迅即前往開導。令由庫克多博行走。該商如果聽從。似可省一枝節。儻必不聽從。堅欲由阿巴該推進邊。務令順草道行走。一切稽察護送。均照前剳辦理。不得任由繞道再至省城。以免別

滋事端。除咨明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查照。儻該國住京公

使再有照會。庶悉地方情形。不致內外辦理兩歧。

御批。該衙門知道。

庚寅。閩浙總督左宗棠奏。竊臣欽奉

諭。就該處情形。及早籌維。仍合通盤大局等因欽此。臣維西洋各

國。向以船礮稱雄海上。從前中國惟許通市。番船驛集南

洋。然彼貪貿易之利。素仰中國之威。未敢妄逞。嘉慶道光

年間。始有兵船闖入中國之事。經稱堅緻異常。然不過夾

板等類。藉保護洋商為辭。實則護送鴉片。地方大吏。以理

喻之。旋卽引去。蓋其時各國未造火輪船。彼尚無所挾也

道光十九年。海上事起。適火輪兵船已成。英吉利遂用以入犯。厥後尋釁生端。逞其狂悖。值我寇事方殷。未遑遠略。遂敢大肆披猖。此次咸安瑪赫德所遞論議說帖。悖慢之辭。殊堪髮指。咸安瑪所論。與赫德同。可知即赫德之意。我之待赫德不為不優。而竟敢如此。彼固英人耳。其心惟利是視。於我何有。臣揣其意有三。髮逆既平。彼無所挾以為重。恐啟中國輕視之漸。一也。結款已滿。彼無所圖。欲藉購輪船器械因緣為利。二也。西洋各國。外雖和好。內實險競。其利則爭。英人欲首倡雇船買船之議。見好各國。以固其交。又知各國必將以新法售我。思先存以籠其利。三也。若

云別蓄詭謀。藉以挑釁。尚或不然。前此中國賊勢甚熾。彼尚未以險語恫喝。茲值巨逆殄除。東南敉靜。乃直舉不軌陰謀。坦然相示。似無是理。且就彼己强弱言之。中國前此兵力制土匪不足。何能制外國敵兵。前此槍礮制髮逆不足。何能敵彼中機器。今則將士之磨鍊日久。槍礮之製造日精。不但土匪應手殲除。即十數年滔天巨寇。亦已埽除淨盡。英法兩國。助我防賊者。需我援救策應。乃能成其功。其助賊拒我者。經我捦斬赦宥。亦已挫其氣。彼獨無所聞無所見乎。就英法兩國而言。英詐而法悍。其助我也。法尚肯稍爲盡力。英則坐觀之意居多。法之兵頭捐軀者數人。

英無有也。法人與中國將領共事。尚有親愛推服之事。英則忌我之能。翹我之短。明知中國兵力漸強。彼之材技有限。而且深藏以匿其短。矜誇以張其能。如此彼之所恃以傲我者。不過擅輪船之利耳。若槍礮之製。廣東無亮槿槍。三人可放兩桿。一發可洞五人。無洋火藥銅帽之費。足收致遠命中之功。較之洋人所推來福槍更捷而更遠。大礮之製。新嘉坡所鑄。不如其祖家之良。中國若講求于膛藥膛火門三事。合式改用鐵模。淨提鐵汁。可與來福礮同工。硼礮一種。又稱開花礮天礮。用生鐵鑄成者。重百餘斤。可放十餘斤礮子。用熟鐵製成者。重四五十斤。亦可放十斤

零礮子。遠可三里許。落地而始開花。其巧在子而亦在礮。

臣回閩後督匠鑄製。共已成者三十餘尊。用尺測量施放。亦與西洋礮同。至輪車機器。造鐵機器。皆從造船機器生出。如能造船。則由此推廣製作。無所不可。其信綫一種。則運思巧而不適於用。安置數十里之遠。無人常川監護。則機牙易壞。徒增煩擾。非民間所宜。非官所能強。上年

臣過福州時。美理登曾申前請。

臣以此諭之。給以價值收其器具。現尚在福州府庫也。此外奇巧之器甚多。然皆美觀而不適用。則亦玩藝而已。奚足與於有無之數乎。抑

臣竊有慮者。各口未開以前。英人專互市之利。所獲甚鉅。各

口既開之後有約無約之國均來中國貿易利以分而見少近聞英商各行買賣虧折漸多譬如巨賈多開子店費用益繁利市更少其倒歇實在意中雖彼自失計於我無尤然事急變生不奪不饜未屆換約之期或無異說數年以後彼因生計愈耗求贏於我將顧而之他藉端要挾恐所不免如有決裂則彼已之形所宜審也陸地之戰彼之所長皆我所長有其過之無弗及也若縱橫海上彼有輪船我尚無之形無與格勢無與禁將若之何此微臣所為鰓鰓過計擬習造輪船與習駕駛懷之三年乃有此請也據德克碑云中國擬造輪船請以西法傳之中土曾以此情

達之法國君主。君主允之。令其選國中工匠。與之俱來。未
知確否。現在借新法自强之論。既發之威妥瑪。赫德。則我
設局鬥敵。彼雖未與其議。當亦無辭撓止。至我
國家自强之道。莫要於捐文法。用賢才。任親賢以擇督撫。任
督撫以擇守令。政事克修。遠人自服。是在
皇太后
皇上聖謨廣運。非瞽所敢議也。
甲午。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法國繙譯官李梅來臣
衙門。言及田興恕赴戍一案。據云訪聞田興恕仍在川省
逗遛。與官員來往如常。該國使臣深咎該省地方官。任令

逗遛。並未遣

旨押赴戍所。情詞甚覺憤懣。臣等查上年十二月間。據署四川總

督崇實等咨稱。已革提督田興恕。於十二月十八日。押解

自涪起程。取道川北。解至陝西交替。轉解甘肅。嗣至今年

行抵何處。未據續報。經臣等於本年二月初七日。附片具

奏。請

旨飭查。欽奉

諭旨。飭令將田興恕押赴戍所。毋任逗遛。當由臣衙門鈔錄原奏。

恭錄

諭旨。咨行川陝各督撫及成都將軍欽遵辦理。迄今又距數月。該

革員行抵何處。仍未據報。因思此案相持數載。屢費脣舌。
始以遣戍擬結。復奉
諭旨嚴催赴戍。該地方官等自應欽遵。迅速押令赴戍。即使現在
西路梗塞。不能遽到。亦宜先至邊境守候。若果如該繙譯
官所云田興恕依然逗遛川省。無怪其嘖有煩言。儻竟因
此別生枝節。更屬不成事體。相應請
旨再行嚴飭川陝各督撫及成都將軍等查明該革員田興恕若
尚在川省。即由署四川總督崇實遴派幹員。押解出境。若
已出川界。即由陝西巡撫劉蓉陝甘總督楊岳斌查明行
抵何處。派員轉解邊境。等候押令赴戍安置。一面據實馳

奏毋得再任遷延○

諭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請飭催遣員田興恕赴戍等語○已革提督田興恕前經崇實等委員於上年十月間押解自涪州起程○取道川北○解至陜西交替○轉解甘肅○迄今已逾半載○該革員行抵何處○何以未據續報○現據法國繙譯官赴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言及訪聞田興恕仍在川省逗遛○與官員來往如常等語○果如所稱○是該地方官有意任其逗遛○視疊次嚴催諭旨○竟如弁髦○情殊可惡○著崇實駱秉章查明田興恕若尚在川省○即由該將軍等速派幹員○押解出境○若已出川○即由楊岳斌○劉蓉查明行抵何處○派員轉解甘肅邊境○守候西路精通○押

令赴戍安置。該將軍等接奉此旨。著即迅速查明。一面勒限起
解。一面據實馳奏。不得再事遷延。自干咎戾。
恭親王等又奏。臣衙門於四月二十日。據英使阿禮國照
會。內稱本國擬派輪船一隻。前赴中國海面迤北等處。察
看海岸形勢。丈量靠岸海水深淺。繪圖載明。俾嗣後行船
來往。均可豫防危險。至朝鮮海邊一帶。務須協力設法。使
該輪船行抵該國等因。查上年法國前使臣柏爾德密。曾
經以該國教士。欲往朝鮮傳教。請先行文知照。經臣等告
以朝鮮向祗遵奉正朔。歲時朝貢。該國願否奉教。非中國
所能勉強。礙難行文。並勸其毋庸前往。當即罷議。續於九

月間。英國威妥瑪呈遞照會。內開英國水師輪船。近沿朝鮮境內迤西海邊游歷。隨時欲買火食。朝鮮民人不敢售賣。請轉為勸諭等語。維時正值英法新舊使臣交替。威妥瑪旋即卸事。今閱禮國照會輪船前赴中國海面迤北並復申擬往朝鮮前說。臣等以輪船行駛中國洋面。原為條約所有。礙難駁斥。當經咨行迤北濱海督撫將軍查照。至欲往朝鮮一節。卽酌擬以從前答覆柏爾德密之言照覆。第以未便行文。致涉兩歧。正在叙辦間。又於本月初三日。接據法使伯洛內照會。稱朝鮮國王將法國主教二人。及傳教士九人並本地傳教士七人。其教習之男婦老幼無

數。盡行殺害。本國兵船不日齊集朝鮮。暫取其國。自然中
國亦不過問等情。臣等查去年伯洛內請臣衙門行文朝
鮮。是法國欲往朝鮮傳教蓄志已久。本年三月間朝鮮將
該國主教人等殺害。其中顯有情節。該使既經照會前來。
若向該使攔阻。而固執之性未必遽肯允從。若仍任該使
所為。而朝貢之臣。何忍聽其受害。臣等公同商酌。當此勸
禁兩窮。惟有照覆該使。以中國既知此事。自不能不從中
排解。不必遽爾稱兵。於調處之中。暗戢其虛憍之氣。此後
該公使等有無異說。除由臣衙門隨時察看情形相機開
導。並行知禮部外。謹先將辦理緣由恭摺具奏。

御批知道了

署英國公使威妥瑪照會

為照會事照得頃閱本國水師輪船一隻近沿朝鮮境內迤西海邊游弋隨時欲買火食據該國各處民人云不敢售賣恐官究治等語查泰西以東各國向有海禁甚嚴商民貿易官憲往來皆不准行其危即在於此泰西各國兵力正強每有事出不分大事細故帶兵伸理之際容易解禁其禁一解之後或將地全占或占數分皆未可知試觀安南國可證鑒此則泰西各國之人實有甚願東海各國不被侵占常得自主而現仍執舊見何免人俱憤懣至於

朝鮮一國。如果明於自保安全。則不待各國欲去通商。先應設法招致前往。或明不及此。小心自守。於水軍最盛之國。船至臨口。買辦食物。無庸再為如此失禮也。貴國可否轉為勸諭。本大臣無從能知。如貴親王果有良法。實為甚願。為此照會。

英國照會

為照會事。昨准本國來文。内開現擬派輪船一隻。前赴中國海面迤北等處。察看海岸形勢。丈量靠岸海水深淺。繪圖載明。俾嗣後行船來往。均可豫防危險。至朝鮮海邊一帶。貴大臣務須照會恭親王協力設法。使該輪船行抵該

國查看海邊情形之時。得以從優幫助。不致遇有留難之事等因前來。本大臣查去年九月初八日。經前署大臣咸因本國水師輪船一隻。行至朝鮮等情。詳細照會貴親王在案。今本國所派輪船。前往朝鮮海邊等處。務希貴親王行文咨致。以免再有失禮薄待。或致傷於和好。為此照會。

給英國照覆

為照覆事。准貴大臣來文。以貴國擬派輪船一隻。前赴中國海面迤北等處。至朝鮮海邊一帶。務須協力設法等因前來。本爵查海面迤北地方貴國擬派輪船前往察看形勢。業於本年五月二十日。行文知照

盛京吉林三口直隸山東各將軍大臣督撫在案至行文朝鮮一節查去歲法國柏大臣曾向本衙門大臣告知傳教士欲往朝鮮請先行文知照等語當經面告以朝鮮雖係屬國向祇遵奉正朔歲時朝貢所有該國願否奉教非中國所能勉強礙難遽爾行文並勸其無庸前往今貴國擬派輪船前往又適值法國照會有於該國用兵之事本衙門更未便行文致與從前答覆法國柏大臣之語兩岐上年貴署大臣威曾經照會此件茲復准前因相應一併照覆貴大臣查照可也

法國照會

為照會事。照得本大臣近接朝鮮來函。言於本年三月間。高麗國王突發一令。將該處法國主教二人及傳教士九人並本地傳教士七人。其習教之男婦老幼無數。盡行殺害。如此殘暴。自取敗亡。因其係屬中國納貢之邦。是以本國命將興師。以討有罪。理合知照貴親王。且有此妄行。本國自應與被殺教衆聲罪致討。是該國殘殺之日。實即其國喪失之日也。理所必然。故特明言。所有本國各路兵船。不日即可齊集朝鮮。暫取其國。後來再立何者為王。以守此土。仍聽本國諭命施行。再本大臣曾有數次於貴衙門請發路照於傳教士。前赴朝鮮。均經推脫。據言雖高麗於

中國納貢。一切國事。皆其自主。故天津和約。亦未載入。茲
當本國於高麗交兵。自然中國亦不能過問。因與彼國原
不相干涉也。

給法國照覆

為照覆事。昨准貴大臣照會。內稱朝鮮國突將法國主教
及傳教士並本地傳教習教多人。盡行殺害。本國命將興
師。因其係屬中國納貢之邦。理合知會等因前來。本爵查
朝鮮國僻處海隅。素知謹守。現在未知何故。有殺害教民
之事。今貴大臣以貴國興師緣由。知照本爵。足徵貴大臣
敦睦之誼。惟兩國交兵。均關民命。本爵既知此事。自不能

不從中排解。該國果有殺害教眾等事。似可先行據理查
詢。究因何故。不必遽啟兵端。為此照覆貴大臣酌奪可也。
恭親王等又奏。臣衙門於五月二十九日。據法國使臣伯
洛內呈遞照會。內稱南方數省官紳。欺陵陷害傳教士及
習教人。不得不派本國兵船到各處。所俾該處官紳。按約
保護。兵船到處。至少每日供兵船銀一千兩。已行文本國
水師提督。令其隨事照辦。並請另飭南京安慶二處官員。
因伊等皆以通商大臣之使令是遵。不知和約為何物。是
以俾其早為悔悟等語。臣等查法國歷年各省教案一經
該使臣知照。無不立予查辦。外省如有未結事件。臣衙門

亦必隨時催結。期於弭釁未萌。今該使臣照稱。謂南方數省官紳欺害傳教士及習教民。臣等檢查南方各省案件。平民與教民涉訟有之。該各地方官等尚知隨時持平訊斷。並無官紳欺害教士教民之事。即該使照會內亦無事實確據。無端議及兵船。顯屬虛聲恫喝。惟彼族素性堅執。若不據理駁詰。以折服其心。不但不能閒執其口。且難保不變假為真。因於接收照會後。約該國繙譯官李梅來臣衙門理論。臣等即詰以南方數省。殘害教士教民。究係何地何事。兩國既敦和好。派往兵船何說。輾轉辯駁。歷二三時之久。該繙譯始云貴州等處。案多未了。現在最要南京

查還教堂一事。屢次照催辦結。至今尚無著落。安慶亦有
未結之案。是以擬派兵船前往守辦。臣等答以南京查還
教堂。昨始據該省地方官咨報。現經該處紳士與該教士
指定南京城內小桃園地基一處。建立教堂。該教士意已
欣允。惟教堂而外。另索公寓。未便允許。只候郎主教由滬
來省。即可定局結案。至安慶買房一案。亦據該地方官咨
報。現既辦有端倪。不難赴期完結。該繙譯答稱南京教堂
地基。業經商定一節。未據教士聲報。是以尚未知曉。臣等
察其情形。似以兵船現在尚未前往。當即乘機語以南方數
省官紳。既無欺害教士教民確據。即南京教堂城內地基

已定。其餘皆易歸束。安慶教案亦將完結。自無庸兵船保護。該繙譯允為轉達。臣等因即據情立給照覆。

御批。知道了。

法國照會

為照會事。照得南方有數省之官員及各該處紳士富豪。通同一氣。欺陵陷害傳教士及習教人。本大臣不得不派本國兵船到各處所。俾該處官員及劣紳富豪悉按和約。保護教務。以免從來各省傳教士及習教人再受欺陵陷害。揣思所有交涉教務未結之省分。一經兵船到日。該城官員及各劣紳富豪等。定知必無善狀。接仗開啟。勢所不

免必然立即願遵和約會辦本大臣深知中國人習氣事過易忘因想出一條歷久不忘之善法凡法國兵船到處必須該處官員及紳士富豪至少每日供給兵船費用一千兩如此不但各省官紳歷久不忘以免法國兵船屢往也現今已經行文於本國水師提督令其隨事照辦茲特請煩貴親王飭知南方數省交涉教務之區並請另飭南京安慶二處官員因伊等皆以通商大臣之使令是遵不知和約為何物是以俾其早為省悟庶亦避風波之早計也為此照會

給法國照覆

為照覆事。昨准貴大臣照會。內稱南方數省官紳。欺陵陷
害傳教士及習教人等因前來。本爵查各省歷年教務。一
經貴國知照。無不立予查辦。即現有未完各件。亦因諸多
牽制。一時礙難結清。從未有坐視不辦之事。至於南京查
還教堂。曾經本衙門疊次催辦。現准兩江總督李咨稱所
有南京擇地建堂一事。郎主教已經回滬。留雷教士在此
代辦。於本年四月初三日。經紳士陳鳴玉。汪杰。何師孟。陳
恭釗等會同雷教士踏看儀鳳門內鼓樓北邊地居城中
鬧市。兵燹後房屋無多。該教士以地稍孤寂未允。又於初
五日。復指看城內小桃園。距市不及半里。該教士意亦欣

然。正擬邀集官紳三面定局。該教士又於現看城內小桃園地方之外。另請將現居城內螺絲灣地方留作公寓。當經以教堂以外。礙難允許。惟教堂未建之先。不能無一寓所。應暫准其就地指定一處。一俟教堂建成。再將公寓撤去。所有城內建堂既定。其餘皆易歸結。仍飭該官紳等妥為覈議。期早完結等語。是南京建堂一事。業已一再擇看商允城內地基。不難剋期完結。即安慶買房一案。亦據該地方官疊次咨稱。早已持平訊斷。即可漸次就結。本爵因思兩國既敦和好。遇有交涉事件。只宜就事論事。按約覈辦。今南京教堂已定。即安慶與各省教案。亦均次第商辦。

自可無慮兵船保護。相應照覆貴大臣查照可也。

丙午。兩廣總督瑞麟。廣東巡撫蔣益澧奏。臣等承准軍機

大臣密寄。同治五年。二月二十日。奉

上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據總稅務司呈遞局外旁觀論。英國

使臣呈遞新議論略。於中外情形。深有關係。請飭交沿海沿江

通商口岸地方督撫大臣妥議具摺等因欽此。臣等伏查中外

自換立和約以後。遇事循照條款。妥善辦理。尚為相安。祇

因內地連年用兵。元氣未復。似有力難兼顧之勢。洋人遂

以不能保護為慮。又以不能守信為疑。種種藉詞窺伺。居

心叵測。欲益彌彰。要非中國內寇速平。整備軍實。固我疆

圍。杜彼爭端。無以消患未萌。絕其覬覦之漸。而中國自强

之要務。卽在講求吏治。寬籌財用。整頓營務。精製器械四

大端。此不特外國人赫德威妥瑪能作旁觀之議論。固中

國人人早知之。而人人能言之者。但知之匪艱。行之維艱。

類皆徒逞空言。而不切求實效。誠如

聖訓。外國之生事與否。總視中國之能否自强爲準。全在地方大

吏。實力講求。隨時整頓。方能日有起色。不致爲外國人所

輕視也。臣瑞麟兩月以來。督同司道悉心籌畫。思慮一得

之愚。上備

九重之聽。臣蔣益澧履任後。亟就廣東現在情形。體察中外大勢。

自強之道。不待外求。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但視民心之向背。定交際之是非。所謂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者。胥是道也。然其論議所列各條本屬中國應辦之事。臣等逐加詳繹。有可備採擇者。有但宜整頓而不必更張者。有窒礙難行者。有毋庸置議者。一一臚陳。敬呈

御覽。

一論者謂外省臣工。不能久於其任。以致盡職者少。營私者多等語。伏查我

朝定制外官三年大計。六年俸滿。由各該督撫出具切實考語。送部引

見其任不為不久自辦理軍務以來差委需人實缺人員往往不能到任因而有委署調劑之說自調劑之說起而官無久任流弊甚多不肖者無論矣其賢者地方情形甫經熟悉而瓜期已屆展布無從昔漢左雄有言曰吏數更易則下不安業久於其任則民服教化現在廣東軍務未清辦理土客各匪正在得人而理本非可以朝令夕更視如傳舍

臣等現飭候補正佐各員未經引

見驗看者不准差委署缺除實缺人員未經到任之先不得不委員暫行署理其有實缺人員俱令各赴本任以專責成有到任辦理不善者立予參撤有人地實在相需者奏請調

補。斷不敢狃於調劑之說。紛紛調署。此官宜久任之說。可
備採擇者也。
一論者謂兵丁欠餉。累月經年。平日挑撞營生者。未經訓
練。一旦令其戰陣。實驅市人而使鬭等語。伏查我
朝營制本屬盡善。自承平日久。兵不習戰。倉卒有事。改而募
勇。而原設兵額。又不能裁
國家經費有常。此有所贏。則彼有所絀。兵餉之不能不欠者
勢也。欠餉既多。月放錢糧不敷養贍。不得不任其挑撞營
生者亦勢也。若謂竟以此等兵勇驅之戰陣。則未必盡然。
臣蔣益澧奉

命撫粵。深悉廣東欠餉之多。因即奏派浙江協濟銀二十萬兩來粵。現查明卓興方耀等軍裁撤勇丁欠餉。緊趕分別給發。以示體恤而昭平允。欠餉既清。戎政自當整理。除各營戰守留防兵勇。務令認眞操練。悉成勁旅。其各路遣散兵勇。恒慮滋事。即將官之撤回家居者。亦投閒可惜。臣等擬請將軍營撤回之武弁可用者。分收各標學習。散勇先行造冊存記。遇有各營兵缺出。即以散勇充之。武職缺出。即以營官補之。庶將材不傷廢棄。糧餉不至虛糜。變虛耗為實用。易羸卒為干城。此變通營制之說。可備採擇者也。

一論者謂地丁鹽課稅課三項。均宜整頓等語。伏思我

朝二百餘年。休養生息。每歲正供所入四千餘萬。本無乏財之患。自頻年軍興。財賦之區。大半被擾。出多入少。國用因之不足。現在軍務漸就肅清。各項錢糧。自當整頓。惟地丁一項。必嚴定州縣之交代。則侵虧之弊絕。而正供自裕矣。鹽課一項。必嚴緝私販之偷漏。則官引之銷暢。而課額自充矣。稅課一項。必嚴懲官吏之侵漁。則中飽之弊淨。而贏餘自足矣。又復覈實收支。撙節動用。省無益之費。罷不急之務。正賦既充。即將釐捐捐輸。次第停止。以紓民力而培元氣。數年之後。物阜民康矣。此整頓錢糧稅課之說。可備採擇者也。

一論者謂律例本極允當用法多屬因循部員任吏胥操權以貴之有無定准駁等語伏思我

朝法制明備垂之典章固已百姓日用而不知萬世率由而罔越矣至積久弊生弊在人不在法也但當釐剔其弊毋庸變其法若夫吏胥作奸營私亂法何代無之亦何國無之惟在各衙門堂司各官認真稽察有犯必懲俾部務一律肅清吏胥自無從舞文弄法更何慮其招搖索賄乎此宜整頓而無變更者也

一論者謂武之要在兵精不在兵多各省若有五千兵常留營內操練比此時百萬得力等語伏思我

朝十八省額設兵丁五十餘萬多寡遠近斟酌得中法至善也近來營務廢弛各路軍營多募勇而不用兵然緝捕盜賊彈壓地方護送官差亦不得謂之全行無用若十八省止存九萬無論幅員遼闊不敷布置且所裁之兵何從安頓謀生無術勢將聚而為匪明季因裁驛卒遂至流寇蜂起可為前鑒況各營欠餉既多裁減不易惟將設法清釐之後月給口糧年清年款使之無可藉口而又以散勇補兵額之缺以營員補武職之缺認真訓練無惰操防則疲可使精弱可使強固不必因噎廢食矣此宜整頓而無庸變更者也

一論者謂居官者迴避本省。係為防弊。然人品豈無正直。原籍情形既熟。言語皆通。乃格於成例。而使官別省等語。查居官迴避本省。乃從情理中體驗而出。以著為功令者也。若以本省之人。居本省之官。或膺民社。或任監司。無論戚族之招搖。鄰里之情託。在所不免。即使公正無私。不徇情面。而挾恩怨之見。則毀譽失實。處嫌疑之地。則怨尤易叢。治譜未展。物議已騰。其流弊尚可勝窮乎。此服官本省之說。窒礙難行者也。

一論者謂遵外國之方便者。如水陸舟車工織器具。寄信電機銀錢式樣軍火兵法等。均極精妙。國民兩沾其益等

語。查政貴從民之所欲。治貴因地而制宜。外國之法。有能行於中國者。有不能行於中國者。即如銀錢式樣。閩廣行用爛板。而江浙甯波上海等處。則必輪廓光潔而後行使。至他省竟不通行。火輪船隻。行於大海大江。而不行於內河。物各有宜。不相強也。至於工織器具。寄信電機。不過技藝之末。無關治道。軍火為行軍利器。然洋槍洋礮。到處皆能製造。惟在不惜工本。無他妙巧也。兵法惟人所用。尤無分乎內外。軍興十餘年。文武兼資之士。各顯材能。削平巨寇。而人安區宇者。卓卓可數。軍火兵法。無俟外求。此無庸議者也。

一論者謂文之要惟各官俸祿應予以足敷用度定數不致在外得錢等語查外官養廉本極優厚近十餘年來每因地方辦公經費無出始分別數扣成數支放此不得已而暫為權宜之策非遂以為成例也且官之廉貪視乎其人之賢否苟自持節儉雖升斗亦自有餘若相尚奢靡即百萬亦憂不足但期軍務告竣帑項饒裕一切辦公攤捐彌補名目盡行革除俾各官應得養廉照例如數給領別無絲毫扣減則廉吏固足以贍身家貪官無所容其藉口若慮私取虐民則自有國法在此各官加廉俸之說毋庸議者也

一論者謂今之士。書籍非不熟讀。書詩文非不精通。使之出仕。而於人所應曉之事。問之輒不答等語。查詩文取士。歷唐宋元明。以迄我

朝。千有餘年。未之或改。其間名臣賢相。由科目致身者。指不勝屈。我

朝重熙累洽。內而宰輔。外而疆臣。光家邦而重社稷者。後先濟美。不可殫述。即如胡林翼。曾國藩。左宗棠。駱秉章。李鴻章。沈葆楨等。勳業赫然。實足媲美前哲。何莫非從詩文中來乎。況古大臣有問錢穀不知。問兵刑不知者。未嘗引以為恥。所謂籩豆之事。則有司存也。若謂詩文為無用。是坐

并觀天之見也。此毋庸議者也。

以上各條。臣等祇就大事武備財用器具數大端斟酌利弊。分別用舍而已。而玩其隱約之詞。窺其包藏之意。尤在今日之外情。由昔日之內情所致等語。夫自古中國之待荒服也。羈縻勿絕而已。無他策也。昔唐與突厥。止要以盟好。宋與契丹。止輸以歲幣。今內外互換和約以來。各口通商。各口游歷。各處傳教。官則隆之以禮貌。商則加之以保護。推誠相待。可謂至矣。臣瑞麟接署督篆以來。與英法兩國公使往來。極稱浹洽。商酌公事。從無牴牾之處。臣蔣益澧到任纔及旬日。各國領事官先來謁見。頗能謙恭。臣亦

接之以禮。待之以誠。談論雖無多時。威儀自有定命。嗣後如有干請事件。但於國體民情無礙。可以照辦。即當妥速經理。間有窒礙難行者。亦即將所以不行緣由。據實開導。善為勸止。按照條約。事事持平。斯可解釋猜疑。嚴杜釁隙。若使有心窺伺。無故尋釁。其曲在彼。傳曰師直為壯。曲為老。臣等惟有枕戈以待。見義必為。上體

宵旰之勤求。下順人民之好惡。而自強之道不外是矣。

戊申。禮部奏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咨開。法國與朝鮮搆兵。等因前來。臣等查朝鮮之於中國。奉朔稱臣。數百年以來。至為恭恪。茲與法國將有搆兵之釁。雖經總理各國事

務衙門排解。似應行知該國。使之熟思審處。計出萬全。臣等公同商酌。擬由臣部行文朝鮮國王查照。以示
朝廷眷顧藩服之意。軍機大臣面奉
諭旨。依議。

己酉。成都將軍署四川總督崇實奏。已革提督田興恕奉
旨發往新疆。經臣劉委候補直隸州知州胡興傳。自涪州押解起程。因田興恕沿途傷病舉發。節節遷延。臣等屢次飭催委員胡興傳暨經過地方官。令其一面撥醫調治。一面催趲帶病前進。茲據委員胡興傳暨廣元縣知縣蕭星階稟報。於同治五年五月二十八日。將田興恕自廣元縣解出川

境。已咨會陝西撫臣暨陝甘督臣派員迎提解往戍所。

御批。該衙門知道。

庚戌。陝西巡撫劉蓉奏。臣前於二月十四日。欽奉同治五年二月初七日。奉

上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查還陝西教堂。請飭速辦一摺等因欽此。伏查此案經前撫臣督飭藩臬兩司查得西安省城土地廟什字街草廠巷有已故翰林院編修張大栒父遺住房一所。買自貴張王等姓。改併一宅。數世同炊。是否係

天主堂舊基。無案可稽。該教士亦未指明四至畝數。何年因何毀壞。切實憑據。可否酌量撥給空閒地畝少許。令其

照依條約建造等情○詳由前任撫臣瑛棨於咸豐十一年九月咨呈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旋准咨覆○該教士若果安分傳教○自可酌撥空閒地畝○聽其自建等語○同治四年○復准總理衙門咨催辦理○經臣節次催飭藩臬兩司督同西安○漢中○兩府查照妥辦○旋據兩司轉據西安府暨咸甯長安二縣○調查新舊契據○實係賈張等姓展轉售買○並無天主堂遺址○此外府縣又無的實憑據○礙難清還○必須該教士呈出地基畝數糧冊○仿照山東○浙江成案○按數撥還等情○具詳前來○其城固教堂基址○已經改建書院○查有碑記可憑○從前曾有就城外三里之大河壩地方○給與地畝抵

選之議。屬催飭漢中府並委員前往妥籌辦理。旋據稟稱。
傳到教人左大元等。皆以主教未到。不敢擅議。爲詞。經臣
批飭催速商辦並將詳細情形咨覆總理衙門在案。嗣復
面飭西安府轉飭高陵縣查察可抵之地。與該教士籌商
辦理。旋於本年二月。接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來咨。法國
照會。請於六箇月期內交還完竣。經本衙門具奏。請
旨飭催。並鈔錄原奏咨會到臣。隨又飭催趕緊設法籌辦去後。據
西安府知府呂倜孫呈據署高陵縣知縣陸塏詳稱。二月
十一日。親往城西通遠坊。會見主教高一志。言及省城教
堂一事。據稱張宅係教堂舊基。索要數載未興。上年赴京

呈訴。已蒙總理衙門允還。該令當即告以所指基址並無確據。即以一面之詞為憑。亦應遵照咸豐十一年七月通行條約。年久轉相售賣。勢難給還。按照原基畝數。另行查地抵給。與該主教面商不願。三月十一日。差人往請該主教來縣會議。回稱外出。二十三日備文移會。僅據教士龔三峰函覆云。該主教現往西鳳治理教務。須至五月初間始還。如不寬此日久。當請回署商辦。當經該令復函轉致。請其速回。直至四月十二日。始准高主教移稱。來移仍係不將原基歸還。復以鄉地抵換。前已言明不能抵換。何庸會商等語。該縣因查南關外三里。舊有回寺一院。前後四

進。兩廂計房二十六間。甚為軒爽。復請高教士至署再三相商。反復勸導。該教士固執前言。總以非省內張宅不可。且云業經伊國公使知會通商衙門。伊亦不能作主。該縣復於五月初一日。親往會商。山東。浙江成案原文指出給看。告知南關回寺房基。及餘地共計十一畝零。全數抵給。而高教士心意不滿。該縣知其意存推延。復許渭河叛產一處。計房五間。以冀早結。不意仍復不允。又於初七日專函往約來縣婉商。旋據該教士函稱。昨偕勘定日期後商以回寺原房並地基十一畝零抵換。籌思再三。會亦無益。卽再商百次。終不能換等語。查該教士所指張紳住宅前

曾督率咸長二縣會勘。張紳係於道光年間買自費張各姓。其費姓於嘉慶年間買自何人。輾轉售賣。代遠年湮。契據遺失。無從稽考。姑就所指之地。丈量計地七畝有零。今在高陵縣與該教士附近村莊。撥地相酬。係遵浙江山東成案仿照辦理。其價銀亦無庸籌還。原所以敦和好而杜釁端。乃該教士總欲索還原基。無論毫無確據。難以憑空退給。即欲勉如所請。而地係民業。地方官亦萬難抑勒使從。況所撥高陵回寺屋宇高大。木料換新。又與該教堂相近。事既甚便。即以畝數計之。又復有盈無絀。曲意遷就。反復相商。正可即時了結。詎該教士意在要挾。故違和約。給

欲以遷延之咎。盡歸於地方官。不知是何居心等情。經詳
前來。臣覆查英法各國。與中國通商傳教。載在條約。共相
遵守。凡屬教堂舊址。查有案卷可憑者。自應分別交還。如
因年久轉相售賣。勢難給還原基。亦須按照原基畝數。另
行查地抵給。此其委曲通融之故。原以曲全和好。加惠友
邦。業經山東浙江辦有成案。今該教士所指西安府城張
紳宅基。府縣均無案卷可稽。即該教士亦不能呈出實在
憑據。原可置諸不論不議之列。比因欽奉
諭旨。飭令設法辦理。立予六箇月限期。不得不轉飭府縣曲意遷
就。以期依限完結。茲據該府縣詳稱。業與該教士晤商數

次。議以高陵縣城三里外南關回寺地基抵償。查據該教士所指張紳宅基。丈量計地七畝有零。今所議抵之地廣袤十一畝有零。兩相比契既多出三畝有奇。且該處新建回寺四進兩廂。共有房屋二十六間。粹木換新。規模宏廠。餘地既甚寬闊。價銀無庸酬還。以此抵償實屬委曲遷就之至。乃該教士始則託詞赴鳳治理教務。繼則諉諸該國公使知會辦理。亦不能作主了結。終且有即便再商百次亦必不能抵換之語。欲得省城張紳宅基而後快意。無論張紳宅基。已歷數世。地方官勢難抑勒相從。且以漫無憑據之詞。斷無遽即讓還之理。似此故悖條約。意存要挾。轉

辭限期屆滿。該教士又將以地方官因循不辦為詞。除將

詳細情形。咨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查覈。照會該公使恪

守條約。以全和好外。謹將前後商辦曲折情形。縷晰備陳。

恭候

宸斷。至城固縣教堂基址。是否可以依期辦結之處。容俟該府縣

稟覆到。臣再行妥議陳奏。合併聲明。

御批。該衙門妥議具奏。片併發。

劉蓉又奏。查西洋崇奉天主。漢時即有祆廟之名。其流傳

最為久遠。回紇部落。至唐會昌間。始入中原。亦奉天主所

奉經典。大抵多同。如祠廟不供神像。祭祀不敬祖先。葬埋

不用棺槨之類。無弗同者。同治元年。陝省回變蜂生。渭北高陵。首先煽亂。凡屬漢民村莊。無不焚燬。漢人男婦。無不傷殘。至今蔓草荒煙。幾無寸椽片瓦。獨該教人所居高陵通遠坊五村。毫無陵犯。屋宇廬舍。巍然獨存。謂係同教之人。不加戕害。由是漢民之畏死避禍者。往往投入彼教。冀獲倖存。是其同類相護。亦既顯有明徵矣。西安省城回民所居街巷共十三坊。計戶三千餘家。計丁五千餘口。生齒繁多。人煙稠密。自逆回構亂以來。頗虞暗中句煽。內變潛生。所恃彈壓得宜。羈縻有法。使奸細無從牽引。庶彼此尚可相安。顧莠回每多於良回。革心尤難於革面。此城中紳

民所為早夜惴惴者也。今若許法國教堂。居然設立城內。實慮潛相句結。為禍蕭牆。且前次既有不加傷害之情。日後必有陰相庇護之勢。從教黨類。實繁有徒。出入城門。不容究詰。將來或挈外回以入城。或挾內回以出省。稽查嚴緊。則恃彼教為護符。防範疏虞。則委前功於盡棄。種種狡恣。難以悉陳。別令各路逆蹤。已偪陝境。妖氛既熾。隱患尤深。外回之戀彼田園。設心還竄。猶內回之懷其族類。援手恐遲。際此擾攘多故之秋。宜圖銷弭未萌之患。省城根本之地。所繫匪輕。以故城內士紳。屢赴府縣陳訴。不但張紳宅基。萬難强讓。即欲就省城別購基址。另建教堂。亦有勢

難相從之處。非若粵蜀各省。別無隱患可虞。可以聽其游
行自便也。竊查總理衙門原奏。總以條約為憑。今既仿照
成案。另撥相當之地與該教士。數回婉商。而始終堅持意
存要挾。竊慮該衙門未悉陝省情形。稍涉游移。即成後患。
不得不據實密陳。伏懇
皇上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堅持條約換地抵價之議。勿使更
有覬覦。即欲別議通融。亦祇宜就省外設法。所謂兩害相
形。則取其輕。際此賊氛不靖。禍患方殷。該教人既不免窺
伺叵測之情。即總理衙門亦實有調護為難之處。時勢所
迫。利害相權。臣亦頗具苦心。非敢固執已見。

御批覽。

劉蓉又奏。臣現奉同治五年六月初七日

上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請飭催遣員田興恕赴戍等語等因

欽此。查臣頃據漢中府縣探稟稱田興恕已於上月由四川劍州起身。行抵廣元縣。不日即將入陝等語。查由廣元赴陝甘大道。必由棧道經由鳳翔。轉趨邠州長武。以達涇州。道路遙遠。時虞梗塞。不如即由寧羌略陽逕赴秦州。較為便捷。臣現擬派員前赴廣元縣。諭令該遣員由寧羌州折趨畧陽縣。就赴秦州。守候西路稍通。再行押令赴戍。安置。免因道塗梗阻。逗遛陝境。致令外國人得以藉口。

御批○知道了○仍著飭令速行押赴秦州守候○毋許在陝境逗遛○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四十二